

写给儿子的情书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一个父亲的影像日记

文/图：王 为
插 画：Kevin



电子工业出版社
PUBLISHING HOUSE OF ELECTRONICS INDUSTRY



除了几张发黄的照片外，我已完全不记得七岁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了——童年的记忆就像杯中冒出的水蒸气，明明存在，但在飘散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若干年后，Kevin肯定也会如我一般忘记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段时光，忘记那些高兴的时刻、忧伤的时刻……

作为父亲，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爱将这飞逝的时光凝固在指间，制成一封封寄给未来的情书。用键盘、用相机，在岁月之舟上刻下一道道印痕，让Kevin成年之后仍能在时光的河中捞起遗失的往事之剑，捞起他的童年、我的青春。



把爱留在指尖

一直觉得把自己的私人生活写成一本书，展露在大众面前，是件很害羞的事。所以，这本书在徘徊犹豫中断断续续写了五六年，直到写下这些文字时，似乎仍没有完工的迹象。

真正有意识地开始留下这些记录，还是在2008年。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我穿过长长的黑色走廊，打开门，枯坐在办公室的电脑前。亚热带刺眼的阳光直射在液晶屏上，折射出窗外怒放的勒杜鹃。逆光下，难以言说的美。

按下开机键，漫长的黑屏过后，QQ上一位同事闪烁的签名改成了“80后今



年的主要任务就是制造08后”。

我笑了，一如电脑桌面上Kevin那一脸的灿烂。同是80后，当别人还在爱情的泥潭里挣扎时，Kevin已经可以陪我去公园踢球了。

与同龄人相比，Kevin来到我们生活中的时间确实有点早——那一年，我刚满23岁，正是下巴尖尖的年纪，在中国电视竞争最激烈的城市里干着份小记者的工作，事业和人生都刚刚起步。得知那个消息时，我们惶恐、争吵、犹豫……直到两个月后才决定安心养胎——怀孕是上苍所赐予的最珍贵礼物，是流落荒岛时从不可预知的方向驶来拯救、改写我们人生的白帆，理当珍惜。

决定之后，从大阪买了一台400万像素的小DC回来，每天煲汤、买各种补充微量元素的小药丸、对着LP同志日益隆起的肚子拍个不停。

期间，面对那片妊娠纹背后的未知生命，与每个将做父亲却又毫无经验的男人一样，整日里心情起起伏伏。LP同志屡屡拿孕妇想吃什么没吃成，孩子就会一只眼睛大一只眼睛小的传说来指使我在凌晨的寒雾里跑来跑去。就连黑心的医院也来凑热闹，每次孕检都故意把某一项写成“可疑”，逼着你去复查买个心里平安。有一次，LP同志更是黑着脸拿了张梅毒可疑的单子回来扔在我面前，要搁哪个心里有鬼的男人身上，估计下一步不是打胎就是弹袭医院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2003年11月17日，零点刚过，LP同志踢醒了我：“你尿床了？”

“没有啊”，迷糊之中打开灯，床上一片濡湿。几分钟后我俩才反应过来：羊水破了！

赶紧起床、穿衣、翻病历本，去到早已预订好的医院。十几个小时手脚冰凉

的等待过后，在那个安静、无风的正午，这个被我称为“少爷”的男孩从手术室里被抱出来，递到我怀里。刚出生的Kevin施施然不沾一缕凡间烟火，嘴角带着轻蔑的笑意，就像另一个世界里渡来的天使。

是的，天使！面对Kevin，作为半个文字工作者，我曾经无数次想跳出“孩子总是自己的好”的陈腔，避免使用“Kevin是我们的天使”这样的词句来形容这个我们创造的神奇。但最后我还是徒劳地发现：他就是我们的天使——每逢天使出现，必会韶乐萦绕，除圣洁之外无所杂念；像每一位父母一样，每次面对Kevin，我们也别无杂念，只余下全身心的爱。在老家那个山沟沟里，人们认为，会说话之前的孩子还带着一丝“神气”，能看到许多大人们所看不见的东西，直到随着语言能力的增长才会堕为凡人。大概Kevin也是洞察到了我的这一心理吧，从医院回到家中后依旧每天蜷着手指，用这轻蔑的笑容望着我，哪怕是在沉睡当中。

再后来，Kevin学会了爬行、学会了说话、学会了看大人们的眼色……

从男孩到男人，从男人到父亲，孩子的诞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什么？在最初的惶恐和不安过后，我开始思考Kevin到来的意义。

他的到来，使得我们成为了完整意义上的男人和女人，更能体会到“责任”二字的沉甸甸，不管是家庭还是工作中；他的到来，给了我一个重温童年的机会，把几乎每个周末交给了快十年没去的各色公园，去观察昆虫在草间爬行的姿态，去体会滚铁环的乐趣，可以肆无忌惮地在街头玩鞭炮而不觉羞愧……

Kevin让我找回生活最本质单纯的快乐。

少年夫妻百事乐，日子就这样在浑浑噩噩中过去。Kevin半岁时，我辞了职，举家迁到南中国的一座城市，开始一段新的生活——作为一个小人物，我们都是时代大潮中飞溅的一朵浪花，所有的努力都只不过是面对难以掌控的命运时那艰难的挣扎。在那段艰涩困惑的日子里，Kevin是支撑我坚持下去的最大动力。

2007年，Kevin四岁生日时，面对蜡烛，许下了“希望爸爸妈妈永远都不要死”的愿望。那一刻，我们都笑了，笑声中有着几份苍凉。

孩子是时间最好的刻度计，他一天天长大，我们的青春也在一天天逝去。生活与时间磨平了一切，理想主义的激情龟缩成了日复一日的平凡生活。看着Kevin在笑声中得意的面庞，那一瞬间，我忽然明白：未来怎么样？谁也不知道。生命犹如沙滩上或破碎或完整的贝壳般平淡无奇。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享受生活，拾起它们，拭去上面的沙砾，尽力恢复其天然的光泽，恢复其在平凡里所挣扎出的顽强、幻影和美。

我把手头用了四年的小DC换成了佳能刚上市的新单反，一到周末就带他去不同的



家是世界上唯一隐藏人类缺点与失败的地方，它同时也蕴藏着甜蜜的爱。

——萧伯纳



公园，在母子俩的声讨中更加疯狂地给他们拍照。

除了几张发黄的照片外，我已完全不记得7岁以前所发生的事情了——童年的记忆就像杯中冒出的水蒸气，明明存在，但飘散之后就再也找不到了。若干年后，Kevin肯定也会如我一般忘记我们所共同经历的这段时光，忘记那些高兴的时刻、忧伤的时刻……

作为父亲，我只能尽我所能，用我的爱将这飞逝的时光凝固在指间，制成一封封寄给未来的情书。用键盘、用相机，在岁月之舟上刻下一道道印痕，让Kevin成年之后仍能在时光的河中捞起遗失的往事之剑，捞起他的童年、我的青春。



LP 同志说，明明是儿子喝得只剩一口才给我的，被你拍得我跟后妈似的。



2003 年11 月17 日

在那个安静的、无风的正午，Kevin 降临这个世界。



洗完澡后扔书桌上拍的。照片发到同学录后遭众人狂轰：“看看左手那手势，深得乃父真传啊！！！”



离开一座城市，比想象的要困难，但也容易。漆黑的夜里走在空旷的机场高速路上，车轮滚滚，昏黄的路灯伴着巨大的悲伤不停地扑面而来，一盖，又一盖。

就这样，还没来得及适应身为人父的生活就离开了长沙，离开了这座生活了8年的城市。

这一天，Kevin 半岁。

曾经无数次地以为会把根扎在这里，可没想到最后还是逃不脱打工者浪迹天涯的宿命。四个月大时，Kevin 得了肺炎。适时正逢单位改革，那个刻薄的小Boss 看着我手上的病危通知书都不给假，一怒之下，辞职，远走南国。

三个月后，把母子俩都接到了深圳。虽然在这边LP 同志只能做全职太太照顾 Kevin，但我们坚信：哪怕生活再苦，一家人生活在一起始终是最重要的。



在深圳，我们开始了新的生活，Kevin 也迈出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步。



“你到底乖不乖？要做个乖宝宝，知道吗？”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话在院子里、在家里、包括在我自己嘴里响起。

不乖的小孩狗都嫌。譬如，Kevin 就是我们院子里公认最调皮的小孩。

可是……可是……他到底哪里不乖呢？玩沙子？把不喜欢吃的东西吐衣服上？还是什么？

想来想去，还真没想起几件来。其实更多所谓的“不乖”只是在你洗菜时想过来研究研究菜叶的结构，或者仅仅因为穿着干净的衣服去观察草地上蚂蚁的生活，要不就是像我万分怀恋湘满天的小炒肉般想吃藏在冰箱顶上的棒棒糖……

我们需要一个去自由探索这个对他来说还有点陌生的世界的小淘气，还是完全按照我们意志成长的盆景猫？

我决定，以后还是少对Kevin 进行恐吓。反正弄脏衣服也不是我洗。





勇气 2005-12-18

你的到来，给了我一个修补童年缺憾的机会。

小时候，我总是爬到高高的树上去摘酸枣。在我记忆中，这种野果是青色的，味道也是青涩的。它从来没有等来成熟的时刻，因为我们情愿把它摘下来埋在谷仓里沤熟也不愿意等它在树上慢慢变黄——少年的性格总是这么毛躁。酸枣树很高，高到我躲到树影里时，奶奶手拿棍子仰着头怎么也找不到我的小身躯，高到我提心吊胆地等她骂骂咧咧离开后仍不知该怎么下来。我站在高高的树上，俯瞰屋顶青灰的瓦片，心底的恐惧无以复加。

许多年以后，我已经不记得当初是怎么回到地面上的了，但坐在树杈上那一刻的无力感，仍旧时常折磨着我关于童年的记忆。昨晚，你心底的恐惧应该也跟我当年类似吧。你在一棵大王椰下不停地尖叫、哭泣、双手挥舞，脚底是半米高的水泥台。你怎么也不敢往下踹，非要牵着我的手才敢跳，“会摔跤的”，你说。

月朗星稀，整个小区都笼罩在憧憧竹影里。

我站在你的前方，伸出双臂：“没事，有爸爸在。”

五分钟过去了，十分钟过去了，你依旧在哭声中含混地重复着那句话：“会摔跤的……会摔跤的……”

我知道，几年之后你肯定会把从更高的地方跳下当作显示自己勇敢的游戏，也肯定会忘记今晚所发生的事情。但这一切，都必须有一个开端。我抱住你的腰，跳下来，在你反应过来之前又抱回原处。“你看，宝宝不是跳得挺好嘛！再来一次！”

“不要啊！怕怕，爸爸牵。”你的态度坚决得让我崩溃。

我再一次弯下腰，张开怀抱，“来，你是个勇敢的孩子。”

“会摔跤的……会摔跤的……”

“来嘛，你刚才已经跳过一次了，没事的。”

“会摔跤的……会摔跤的……”

“来吧，勇敢的孩子。”

“会摔跤的……会摔跤的……”

我终于失去了耐心，使出最后一招：“爸爸不喜欢不勇敢的孩子，我走了，拜拜！”然后……你就从高台上自己跳了下来。

旁边的树影里响起一片掌声和女性的欢呼——一对恋人在长椅上神情飞逝。

这天晚上，我破例给你买了个棒棒糖。





上幼儿园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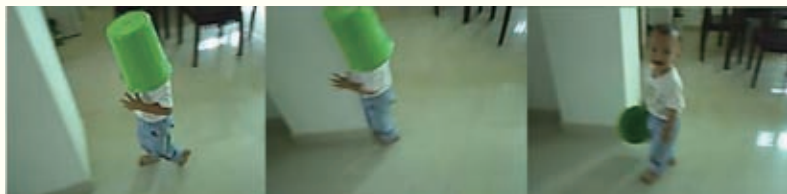
Kevin 语录

◎ 家有小小科学家，能让你学到不少知识，譬如凉茶兑咖啡是什么味道，譬如用力按下洗发水瓶，瓶子里面的液体能喷出多远，譬如……把眼镜放到微波炉里哪个部位会先爆。

◎ 教Kevin英语，一辆公共汽车叫a bus。“那两辆公共汽车呢？”话未落音Kevin便抢道：“我知道，两辆是b bus，三辆是c bus”。

◎ Kevin跟我去公园玩完飞碟，回到家便迫不及待跟LP同志显摆，飞碟是要这样这样玩的，示范……结果失败，没飞起来。紧急改口：“你看，这样就不行！飞不起来吧！要这样才行的。”言毕，又示范一遍。

幸亏，这次成功了。



Kevin 语录

◎ 教训孩子，却得到如下回答。

Kevin：“妈妈，你批评爸爸吧！我不喜欢他老是这样说我。”

LP 同志：“爸爸是因为你不乖才说你的。如果不说你，现在不乖，长大就变成坏蛋了，你会恨我们的。”

Kevin：“那你们刚才骂了我，我长大肯定也会恨你们的”。

◎ LP 同志在书房奋战弱智连连看，我在床上边看书边哄Kevin睡觉。Kevin 平均每分钟扑到我身上来一次，“爸爸，教我识字吧！”不耐，遂唆使其叫妈妈。连叫几声都没反应，Kevin 麻利地扑向床头柜，翻出一支唇膏，在下巴上一顿乱抹：“妈妈，来打我吧，我抹你的啦！”



曾振海\摄



阳光和笑容都很灿烂，但其实当时Kevin正坐在自己的小马桶上.....



试过以后才知道不可以 2006-3-16

记得十几年前，曾在已经不知道是什么杂志的“# # 姐姐信箱”上看到有人问：“早恋可以吗？”很老套的话题，但回答很精彩，直到现在我仍记得：“可以，因为试过以后才会知道不可以。”

那段于旱季泥沼里寂寞挣扎的青春期。

好奇害死猫，说起来容易，但真正面对又有几人能超脱？

如今，面对愈加繁杂的世界，你的小脑袋里更是充满了好奇——把牙膏含在嘴里，搬来小马扎爬上案台去玩盐，将纸筒撕成巴掌大的一片片……讲你吧，你马上就说“下次不敢了”，然后一切依旧，并有着更加变本加厉的逆反心理；不讲吧，“子不教，父之过”。

于是，我决定换个思路：你要玩盐是吧？给你尝一口。

你当场大吐，从此非但不再玩盐，而且在玩诸如洗洁净之类的东西时只要跟你说句“跟盐一样的，要不要尝？”便能收到奇效。

试过以后才会知道不可以，多么简单的道理，我用了十年才整明白，但愿你现在就能清楚。





那些青梅竹马的日子 2006-9-17

她用双手紧紧握住桌子腿，因为过分用力，手指肚泛着白里透青的颜色；他站在她身后，两只手从她的肋下穿过，也是握在桌子腿上，紧紧的。两人都扭过头来死死地盯着房间门口，眼神惊恐而倔强。

“我不回去。”她沙哑的声音中透着坚定。

“你们走啊，你们走开，你这个坏蛋，我打你。”他扯着嗓子大喊。

但他们还是被一群人无情地拉开、拖出房间，口水和眼泪在地板上留下两条长长的痕迹。一番嘶叫之后，两人终于被拖到了门口，隔着防盗门的铁栏杆泪眼相望，彼此从栏杆的缝隙里伸出手去摸对方的脸。

她是甜甜，他是Kevin。

虽然LP同志不停地做工作说：“等甜甜回家吃完饭就再来我们家玩”，但我依然强烈地感觉自己就是经常出现在古装戏里那些个棒打鸳鸯的薄情父母。

甜甜和Kevin住在同一单元，一个六楼一个三楼。两人每天都在院子里一块疯，石头剪刀布、捉迷藏、互相追逐，或者就是从栽树的池子上一个一个往下跳，哪怕再无聊的游戏也玩得津津有味。童年就是这样令人艳羡。

幼儿园报名时，LP同志找到园长车轱辘话说了四五遍，一定要把他们两个分在一个班。“这样打架就有人帮忙，肯定不会吃亏了。”LP同志说。

其实，最多的架就发生在他们俩之间，有时是为了一把小铲子，有时是一块饼干，或者干脆就是两个人抱在一块，然后，就摔倒了。打完了，两个人都跑过来告状，“他推我”、“她抢我树叶”什么的。大抵来说，还是爱看武打片爱看我玩CS

的Kevin暴力倾向略强一点，但在别人面前凶猛无比的甜甜对他却温柔无比，即使刚挨了打也会紧紧牵着Kevin的手。看得甜甜奶奶直摇脑袋，“怎么就对你们家Kevin这样呢？”

但Kevin心中最恨的人就是甜甜奶奶，因为她打甜甜，并无数次把甜甜从他身边拖回家去。

前段时间被迫写一篇叫做《由金庸小说解读金氏爱情观》的所谓论文，在书房里抓耳挠腮之余对着LP同志显摆曰：“估计金庸小时候受过啥刺激，小说里凡是青梅竹马的恋人没一个有好结果。”

但人跟人之间的交往本身就是一场别离与重聚、纠缠与反纠缠的游戏。人之一生，于命运的大潮里浮荡摇摆，所有人际接触都是无数个偶然的结果，即使是最亲近的家人都可能因为一场灾难而天各一方，更惶论友情爱情。即便是身边所见，青梅竹马也是少之又少，也未必比他人更为幸福。

身边有一奔四的哥们，孩子都十几岁了却还每天叫嚣着跟初恋结婚是人生最幸福的事。结果前段时间回老家见了趟那个她，反倒背起了李敖那句千万不要跟初恋见面的话。“完全破坏了以前的美好印象”，他说。

生命中那一场场聚散离合，不要看得太重，也不要看得太轻，就让它记忆中美好吧。

缘于生计所系，Kevin半岁时就跟我自长沙飞到了深圳，先是住在姨妈家，接着就是记忆中无边无际地看房租房，四处漂泊，几乎从来没有过长时间一起成长的固定玩伴。不是相处时间太短就是年龄差距太大，直到买房后遇到甜甜。

不过听LP同志说，甜甜家又在别的地方买了房子，很快就要搬走了。几乎每天都在上演的离别场景又将重现，只不过，那一次离别或许就是永远。

希望N年以后，Kevin能够明白我想要表达的道理。





爬山 2006-9-27

今天是星期六，我们一家人都去爬了南山。

刚开始，你妈妈还担心你爬不动那一级又一级的台阶，可还没到半山腰，她就开始无比痛苦地总结：肥胖夫妻百事哀啊——就连爬山，我们都拼不过你了！

其实，这也不正说明了我组织此次活动的必要性嘛。

快爬到山顶时，我们听到两个少女的对话。

少女甲：加油，爬到山顶就可以吃雪糕了。

少女乙：我要吃十支雪糕。

少女甲：你要吃十支雪糕这山就白爬了。

我当时就悄声说，这帮人真搞笑。你妈妈更是嗤之以鼻：动机不纯！

结果……

三个小时后，在一家湘菜馆，我一边解着皮带扣一边说：“老婆，看来今天我们这山也白爬了。”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中秋流水账 2006-10-06

宝贝，今天发生了许多事情，今天的生活跟平常很不一样。所以我决定，把今天我们所经历的都记录下来。

其实，除了今天是中秋节之外，跟平常的日子也没有什么不一样，只是爸爸这几天都能休假，留在家里陪你而已。

但是，休假对我们家来说实在是太稀罕了。虽然爸爸现在已经不用像以前刚认识你妈妈时那样每个月有20天在出差，但也是每天只要能在当天，也就是晚上12点之前回来，你妈妈就已经很高兴了。在我们家这个住了无数“二奶”的小区里，就曾好几次有人神秘兮兮地问你妈妈：“你老公是不是香港的啊？”

不扯远了，今天，首先是我睡了黄金周以来的唯一一个懒觉。上午十点半，爬将起来，阳光从窗帘的缝隙间射进来，照在餐桌上，再反射到天花板，整个客厅便笼罩在了静谧的白光里。

多美好的一天呐！

我起来时，你正一如既往地窝在沙发里看《猫和老鼠》，只是旁边那卷纸巾已经被扯成了直径半米见方的立体构成作品。去刷牙时，又见到一个香梨孤独地躺在案板上，身中数十刀。记得在睡梦间恍恍惚惚还曾听到过冰箱门被开关了好多次，赶紧过去看看。好家伙！里面冰西瓜、冰淇淋全都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游泳圈、鞋子、甲壳虫闹钟、蚊子药……比爸爸同事家被拉布拉多肆虐过后的情景还要惨。总之，看

来，你的心爱之物皆已尽入冰箱中了。

在清理完你制造的混乱之后，我和你妈妈就陷入了巨大的空虚和茫然之中。以前总是说，要能连续放上个把星期假，那该多爽啊。等了快二十个黄金周，终于等到了一次可以连续休六天的机会，但我们却像每次问你想上哪玩时说“去红树林吹泡泡”般毫无创意，除了每天威逼利诱你妈妈打上两到三局羽毛球外，想不出任何好玩的招术。

生活的激情就这样被麻木的工作彻底磨平。

不过既然是中秋，总得出去转转吧。想来想去，我们最终决定带你去欢乐谷逛逛。

临出门时，你妈妈坚决拒绝背你的书包，强烈要求拿上她自己的包。然后在吃饭时又以极其“随意”的口气对我说：“等下坐过山车，口袋里的东西会掉出来，你把手机……哦……还有那个银行卡都放我包里来吧。”

图穷匕现啊！

其实，我们两个在理财方面都是彻头彻尾的糊涂虫，到现在都还从来没弄清楚过家中每个月收入几何？开支几何？所谓管账，也就是取钱时负责跑跑腿而已，然后扔在家里，谁用谁拿。双方所争夺的更像是一个叫“家长”的荣誉称号。

这样的兵权，释了就释了吧。

走进欢乐谷卡通城，有个叫皮皮王农庄的城堡，里面十几个房间全都是卡通形状的。你一进去嘴巴就没合拢过，左转转，右瞧瞧，仿佛给你八只眼睛都不够使似的。

然后，我们一下没注意，你就对着那个卡通马桶……

但纵观全局，其实整个下午你的情绪都在欢乐和焦虑间交替——由于假期人很多，每个项目都要排很长的队，你始终在短暂的欢乐和漫长的排队之间烦躁不安。

其实，玩也是要有心态的，没状态啥也干不成。就譬如我现在，废话一大堆，还没弄清楚自己到底想说什么。

就这样吧！





2007 年10 月3 日 16: 56: 47
挨打。



2007 年10 月6 日 16: 53: 34

买了新相机，跟随我四年的奥林巴斯就淘汰给Kevin 了。





转眼间，Kevin 四岁了。

这个带着笑意来到人世的天使伴着我度过了迄今为止最为际遇飘泊的四年，也被我们用尘世的种种规矩还原成一个颇为顽劣的野小子。

有Kevin 之前，我一直叫嚣说：“我儿子将来什么都不逼他去学，让他自由发展，只要有个好的性格和人生观就行！”但现在，我却为一个人的性格该如何培养而困惑。

或许，这些困惑都是多余的，只是每个父母都希望自己孩子能成为所谓的“完人”吧！

未来的日子，希望你能更多地学会与人分享，这样会让你更快乐。

儿子，老爸今生的诸多憾事只能靠你来弥补了，虽然当初你爷爷跟我说这句话时我也觉得很搞笑。



2009 年1 月1 日 15: 38: 42

蹲在地上观察搬东西的蚂蚁。

下午3 点，趁着记者们还都在写稿，忙里偷闲，带着Kevin 溜到单位后面的公园里玩了一个小时。



2009年1月4日 15:44:24

丢沙包。里面装的其实是黄豆，丢不了半个小时就全碎了，正好回家做豆浆。



2009年1月10日 17:30:17
夕阳下的独舞。



2009年1月18日 14:30:36

拍完后，回放给LP同志看，“你多久没用这样的眼神看我了！”

“你不也一样？”LP同志说。



2009年1月29日 16:08:27

换个视角，爬到树上去拍，原本普通的植被顿时呈现出一种抽象的构成感来。



2009年1月29日 17:14:37

肯德基，很像摆拍的抓拍。

干新闻久了，有个很明显的感觉，就是“再好的编剧都比不上生活离奇”，所有你想象不到的事情都可能会在身边上演。同理，再好的摆拍也比不上抓拍——某些表情、场景，从原来的时空中剥离出来，凝固成瞬间后，往往会展现出你完全想象不到的意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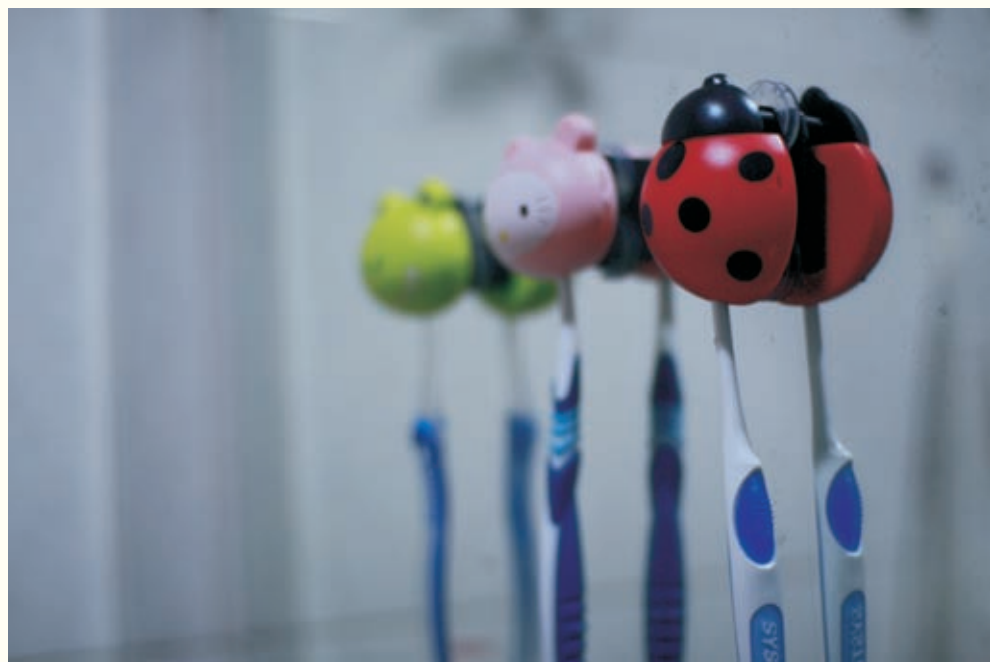


2009 年1 月29 日 18: 50: 45

元宵夜，烟火。



2009年2月12日 00:43:25
深夜，闯进房间的蝴蝶。



2009 年2 月20 日 22: 08: 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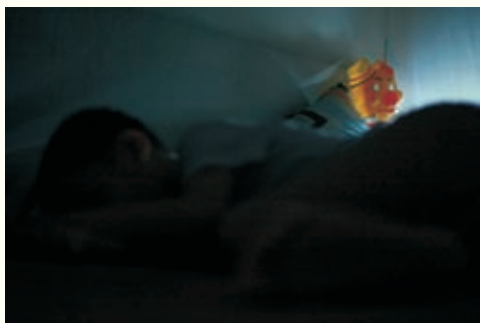
LP 同志新买的牙刷套。



2009 年2 月26 日 08: 41: 02
早餐。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被溺爱的睡眠 2009-3-12

计划总是赶不上变化快。从今天开始你就要自己一个人睡了，因为老师的话永远比父母有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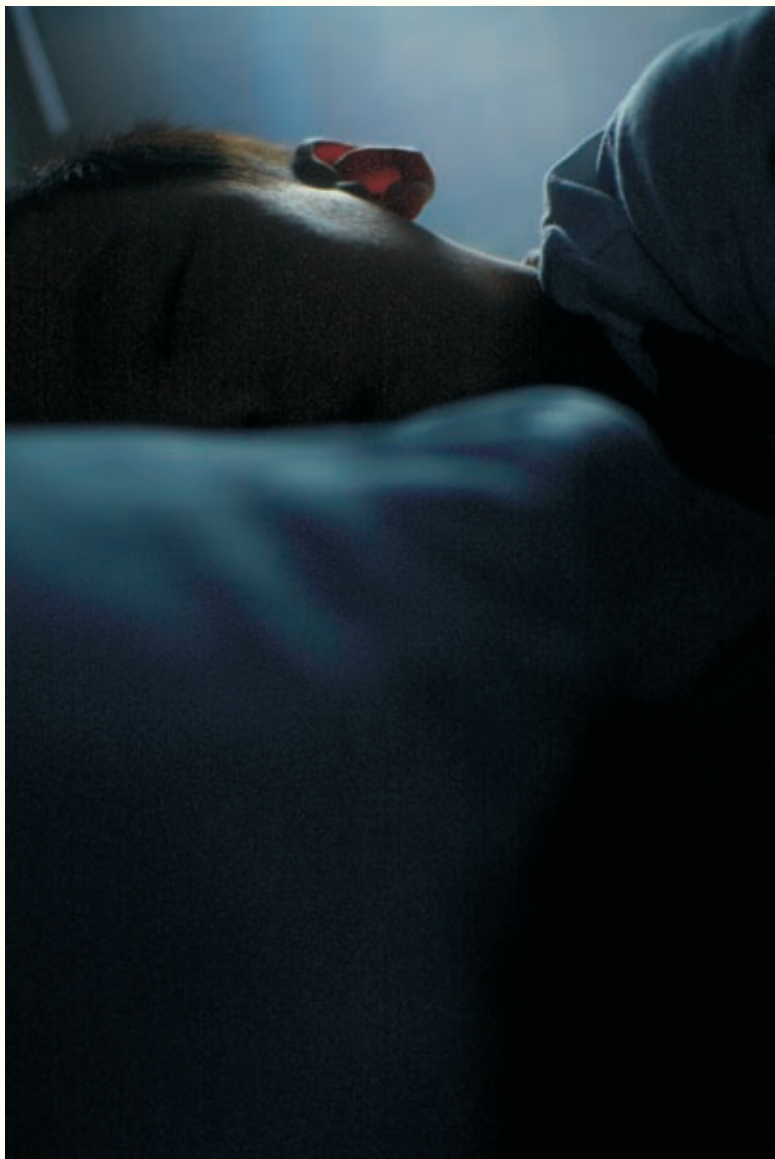
夜晚，你在隔壁不断地喃喃自语：“我想睡大房间，可是老师说要自己睡才行。这可怎么办啊怎么办……怎么办啊怎么办？”

或许这车轱辘话跟数绵羊一样具有催眠效应吧，三分钟后你就闭上眼睛，没了声息。给你盖好被子，我躺在床上开始用笔记本看碟，你妈妈则变态地把闹钟调到从两点钟开始每个小时响一次，并不停地在我耳边唠叨：“你说他会不会踢被子啊？……要是掉到床底下怎么办啊？”

两点钟，我在刺耳的铃声中推醒了你妈妈，等到4点钟闹钟再响时，我发现：床上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唉……

其实，早在两岁时，你就已经单独睡过一段时间。那时候，你的小床刚买回来，你兴奋地在上面跳来跳去，全然没有今日的彷徨与挣扎。可是，爷爷奶奶来了以后，非得说你年纪太小不能自己睡，你妈妈也拿出你15分钟踢一次被子的事迹来说服我。



最终，我只能选择妥协。

我曾无数次想把你从被溺爱的边缘拯救出来，但却一次次地发现这是在与全家人做斗争，而你则完美地利用了这一点。同样是在两岁时，我已经不记得是因为什么事情训斥了你，回到家，你就拨通了爷爷的电话：“爷爷，爸爸打我，我哭了。你要管好你儿子！”

小子，我有打过你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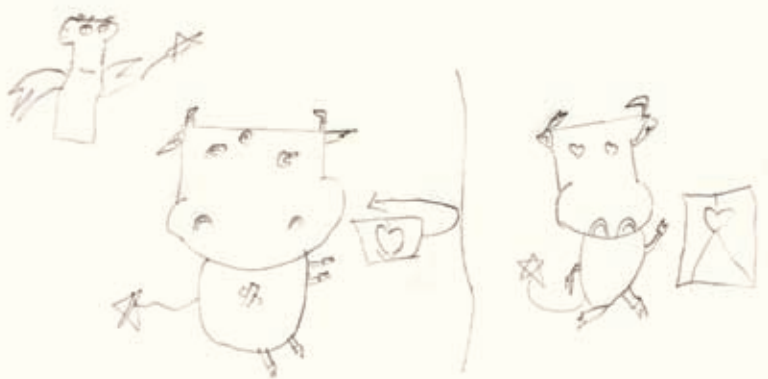
我不知道这样的“聪明”对你而言到底是好是坏，我只是希望你不要如我一样掉进爱的陷阱。当年，爷爷奶奶也是像如今对你一般爱我，除了学习之外不用我做任何事情。而我，只能用成为邻居口中的“神童”，用考上大学、找好工作来回报他们的爱，并以此为荣。

但是，真正步入社会我才发现：除了工作，我什么都不会。我不会K歌，也不能像别的同龄人一样在溜冰场上迅速跟刚认识的新朋友打成一片。在别人眼里，我是个木讷、沉静的内向男孩，却又痛苦地从事着一份需要每天跟不同的人打交道的工作。直到现在，你妈妈还在一次又一次拿家里灯坏了半年都不知道修，只能等你爷爷过来帮忙的事情取笑我。

有一天，我无奈地发现，在生活中，我只是个羸弱、无力，除了工作外别无所长的工蜂。在我身边，还有着太多相似的面孔——80后已经从“希望一代”变成了“垮掉一代”，彻底沦为一个贬义词。

在最初的磨合期过后，我已经很少跟你妈妈吵架了，但最近却为了你跟她频频冷战。

既然我已深深承受爱之重压，又何必再让你重蹈覆辙？这架还得吵！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负面情绪 2009-3-22

我看到自己变成了一条蚕——一条被缚在茧里的蚕。同类们都在外面悠闲地吃着桑叶，而我，近乎徒劳地挣扎着。这白茫茫的茧啊，不知道在哪里可以咬出个口子来，不知道下一刻是会变成蛾子还是扔进开水里缢丝。

毫无方向，不见前路。

三年后，或者三天后我会在哪里？我能控制自己的命运吗？我能用努力来改写它吗？挥出去的拳头砸在死寂的空气里，一丝声响都没有，只有随着命运大潮浮荡摇摆、无处着力的挫败感。人生所有的负面情感里莫不以此为最，远胜悲伤、忧虑。它们至少还有个头吧。

或许应该叫绝望，却又找不到绝望的理由。

最近患了写稿恐惧症，不到最后一刻绝不动笔。白天在办公室，一会儿打开IE看看网页，一会儿溜出去买瓶饮料，一会儿给同事装个系统……一直等到你进入梦乡后，实在磨蹭到没办法磨蹭了，拼拼凑凑糊弄一篇自己都看不过去的稿子交差。平常一天抽三支烟，写一晚稿能抽两包。

连自己都怀疑这种低智商的劳动是否有意义。

同事都说，你需要休假了。想想也是，七年，二十一个黄金周，我只休过一次。但我知道，自己更需要的是换一种生活方式。



球赛，输了



你睡着后，我躺在床上，MP3里的一百多首歌全都是听5秒就摁掉，听5秒就摁掉，好不容易停下来，却是忧伤到骨子里的《If you go away》。双手捂面，挡住那橘红的灯光，鼻头竟然有着些许酸涩。

等你妈妈回来，揽她在怀，扯过纸巾盒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像女人一样。

幸亏还有她，和你——两个能让我为之受任何屈辱的人。都说七年之痒，但我们在经过六年的磨合期之后，却感觉空前的……怎么说呢，绝对不是炽热，或许应该叫浓郁吧。要不就是大家口中的亲情。

每隔一段时间，这样的负面情绪就要爆发一回。期间，设想过无数可能，但最终还是继续一如既往地夹紧尾巴窝回那台破电脑面前。正应了西蒙·波娃的那句话：“我厌倦了平淡的生活，却又缺乏堕落的勇气”。

不管怎么样，只要我们在一起，就好。



2009年3月28日 19:58:24

理发。

几年来，我们家的头发一直都是这位发型师打理的。记得那时Kevin还不到一岁，看着剪掉了长发的妈妈吓得大哭不已，半天都不敢让LP同志抱。现在每来一次他都要说“哇，又长高了”，然后把当年的糗事再重复一遍。



2009年3月29日 12:05:35

点触摸屏的笔被妈妈藏起来了？没事，我有铅笔！咱玩游戏的人智慧是无穷的。



2009年3月29日 15:23:54
中山公园，抓蝌蚪。



2009年3月31日 10:31:54
农科大观园，幼儿园组织的春游。



2009年4月05日 11:48:04

清远，薰衣草园。季节不对，没什么薰衣草可看，倒是满园的醉蝶花开得正盛。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聪明的代价 2009-04-05

那个夜晚，整家猪肚包鸡店都弥漫着你所发出的分贝，彻底笼盖了大厅里嘈杂的声响。

虽然是在离家三个小时车程的清远，虽然身边全是刚认识没多久的陌生人，你的声音依旧如在家中般激越而蛮横。你是跟着爸爸部门的集体出游来到这里的，你的辩论对象是位比你大6岁的五年级学生。

我跟同事们坐在另一桌上喝酒，依稀只听见你们先后辩论了两个议题：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要钱还是要命。

后来，那位孩子的妈妈告诉我，争吵始于两个人抢菜吃时她对自己的孩子说了一句“要尊老爱幼”。然后，你们就针对在他让你喝饮料“爱幼”之后，你是不是也得表示一下“尊老”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你儿子竟然没输”，那位孩子的妈妈跟我说，“他挺会抓要点的”。

身为父亲，听到这样的评语，在口中谦虚的同时，小宇宙想不偷偷爆发一下都难呐。

窃喜！窃喜！

其实类似的夸奖，我和你妈妈经常都能听到。只是，在欣喜之余却又为你患得患失——你在回酒店的路上一蹦一跳时，并排而行的一位朋友跟我说，聪明的人活得累。

或许她说的是对的，聪明只会让你更多地了解这个世界的丑陋与险恶，而不是让你更快乐。早上，我正在洗手间刷牙，你就冲了进来：“爸爸，是不是昨天我睡着后你喝了我的果汁？”

“没有啊”，我心虚地否认道。

“那这个瓶盖怎么这么紧，我都拧不开？只有你才会每次都拧这么紧的。”然后，你就哭闹了起来，我一时理屈词穷，你一看我的表情，更加不依不饶起来，终于被你那按捺不住的妈妈用衣架抽了屁股——你算准了哭能让你达到目的，但却没有算准女人的耐心。

这就是聪明的代价！





2009 年4 月12 日 16: 01: 42

朋友家的旺旺，任抓任抱，温顺无比。



2009年4月19日 13:40:31

在宜家，饮料是可以无限续杯的，Kevin 每次来这里都要把所有的饮料尝个遍，虽然没一种好喝的。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索画记 2009-04-12

今天，你用你的执着为我们即将装修的新家弄来了一张巨幅版画。

从见到它的第一眼起，你就迷上了它。

我不明白你为何对它如此情有独钟——在众多的画卷中，这幅名为《月华》的版画并不起眼。它静静地立在墙上，清静而素雅，全然不具备一个孩童所喜好的美学要素。在我看来，梵高的《星夜》应该更像你所酷爱的奥特曼大战怪兽图吧，至少它们都有着奔放而强烈的色彩。但这幅画只有两种颜色：蓝和蓝绿，而且上面没有任何具体的形象，只有刻刀在木板上留下一点一点的白，如莫奈的笔触般闪烁，风格却又像极了你从来没有听过的点彩派。

你也没有告诉我道理，只是说：喜欢就是喜欢！

“小家伙眼光真绝，这幅可以说是我的代表作了”，已经60多岁的老画家对我说：“以前我家客厅挂的就是它。”

他13年前在哈尔滨刻下了它，又在两年前穿越几乎整个中国把它空运到了这里，直到与你相遇。

这里是一片罕见的、保存完好的岭南古民居，几年前被政府改建成了版画基地。村里的油菜花开了，几位搞艺术的朋友约我过来看看，为了见识这片古民居，我便捎上了你。





不给画，我就堵你门口不走！ 曾振海/ 摄

翠竹白菜，春风徐来，风景着实不错。

老画家作画的地点就在画室门口的碉楼下、水井边。听着刻刀在木板上发出的声音，刚从钢筋水泥丛林里出逃的我们仿佛有种时光倒流一百年的感觉。然而，数着标价上一个个的零，我还是清醒地拒绝了你买下这幅画的要求：“我们几个凑起来，总共才带了一百块钱！”

冲到碉楼下，对着正在刻版的老画家，你使出了软磨硬泡功：一百块钱行不行？……真的不行啊？……那你帮我刻个一百块钱的行吗？……下次来才可以刻一百的啊？……那就刻五十的好吗？我们还要留点钱交高速公路费……

我们只得把你拉开，去逛别的地方。没想到，除了在村口的池塘赶了一会儿鹅之外，你念念不忘的还是这幅画，中途又折回去了两次。

中午12点，我们再次来到这位老画家的工作室，邀请他一块去吃中饭。走进画室，你又盯上了这幅画。双目痴痴，宛若流满哈喇子的藏獒。

你一手紧紧抠住门框，另一只手拼命地从我手中往外挣：“我就是喜欢这幅画嘛！”尽管鼻涕眼泪塞满了口腔，吐词已经不太清晰，你还是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这句话。

最后，老画家实在拉下面子了，一挥手：“拿车上去吧，难得有人这么喜欢我的画。”

手捧画卷，你昂着头，心满意足地走在村中大道上，像个得胜的将军。

宝贝，或许你能感觉到，整个过程，我都没有很明确地阻止你。因为我想让你明白：坚持能让你得到你想要的东西。

希望你的理解不是眼泪能让你得到想要的一切。





2009年4月19日 21:21:22

照着音乐书在弹《两只老虎》。琴键上的简谱标识是奶奶发明的土办法。



2009 年4 月25 日 12: 50: 19
史上最“囡”丝瓜。



2009年4月28日 17:57:06

在公园，用宜家的卷尺量树叶。最近装修房子，几乎每周都要去两次宜家。



2009 年4 月29 日 9: 00: 12

Kevin 不爱吃蔬菜，差不多隔几个月就要扁桃体发炎烧一次。



2009年5月17日 14:21:37

搬新家了。

5年前的此刻正是我到深圳的日子，那时Kevin才半岁，转眼间就已经到了在为该上大大班（幼儿园为已念完大班、但还没到上学年龄的孩子开的“复读班”）还是一年级而头疼的时候了。



2009年5月30日 13:31:23
幼儿园毕业典礼，国学朗诵。



2009年6月1日 07:59:28

在幼儿园门口做“门童”。

用长焦镜头看过去，比同班同学足足高了半个头，顿时想到一个成语——鹤立鸡群。



2009年6月5日 22:33:04

看影碟，一部叫《料理鼠王》的动画片。看到小老鼠被迫和家人分离时，发现Kevin 老是把头偷偷埋在怀里。扳起来一看——两行清泪。为此，遭Kevin 追打半天。



起名记 2009-6-28

宝贝，在我们降生时，这个世界的秩序已经早有定论——99.999999%的事物都已有了约定俗成的叫法和用途——譬如指着桌子你就得说“桌子”，看到妈妈你就得叫“妈妈”，顶多时髦点来个“妈咪”。你要是敢直接开叫“孙子”，估计立马就会一个耳光上脸。

因此，人们会把某个体操动作以其创始人的名字来命名，作为无上的褒奖。这个动作是他创造出来的嘛！

你也是我和你妈妈创造出来的，所以理论上我们也拥有了对你的命名权——这恐怕也是我等普通人这辈子唯一一次能给这世界上的物体命名的机会了，更何况还是个粉嘟嘟、会哭会闹的小可爱。所以，不重视是不可能的。

爸爸以前当记者时天天骂领导，以为那是天底下最好混的职业，后来做了主编才明白：责任始终与权力相伴，并比权力更加沉甸甸。想想看，如果你没有奋起揭竿，去派出所改名的话，这名字就将伴你一辈子，要是起砸了可怎么办呐？所以，掌握如此重权，我和你妈妈简直是手足无措。所以，直到两岁，你还只有一个“晨晨”的小名。

然而，到后来不得不去上户口时，大家又为这个起名权争了个焦头烂额——妈学琼瑶，管你叫子涵；爷爷翻字典，想了一大堆；就连外婆都在看着风水八字，算你名字里应当有金木风还是水火土。

经过比六方会谈还要艰难的协商、交易、妥协……爸爸终于一锤定音：“就叫王琛瑛吧！”按照字典的解释，瑛是一种次于玉的美石，正合着我对你冀望：不一定是最好，但却是我最珍贵的；不求你闻达富贵，但愿自由、幸福、内心安乐。

就够了。

可是，为什么你现在没有叫这个名字呢？

原因很简单，上户口时说是生僻字，不让用。当然，因为当时我没在场，所以也不排除你妈妈出于对领导的不满，进行幕后操作的可能性。

你妈妈说，我好冤啊！

总之，各派势力为此事构思、运作、争执、妥协、郑重其事地弄了两年，但最后还是以我在电话里用了不到两分钟想出的一个字而草草收场。

这就是你名字的由来。





起名记2 2009-6-28

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此激烈的动静自然引起了各方力量的关注，就连爸爸的网友都忍不住上来品评一番：

看到Kevin爸为他崽崽起的大名后，不禁莞尔。不是因为名字起得好不好，而是因为字太生僻了，被Kevin爸用两个字写出来，导致俺笨笨地以为他真是时尚人士，连名字都起得这么富有个性，“琛瑛（‘瑛’字不知是否对，我用了全拼、标拼、五笔都没打出来）”被写成琛王寻，加之又姓王，乍一看还以为叫王琛王寻。

大概男人喜好主宰的性格无处不渗透，不说Kevin爸，有俺大哥为例。侄女未出世就起好了名，生怕别人不知道是他王氏家族的人似的，单薄的王姓后拖着沉重的俩字——璘璘，全是王字偏旁，弄得本是冰雪聪明的小侄女在刚学会写字时除了王字写得让人能辨别外，其他俩字写得跟积木似的，散落一地，无从拼凑，直到念三年级了才把名字写工整。更有甚者，老哥自诩是学中文的，名字起得不赖，接二连三把家里的侄儿名字以王字贯穿到底，璘璘（五笔都打不出来），璘珏，不说好听不好听，也不论有多深多远的含义，反正经俺这般‘优秀’的打字员都难以打出来的字，以后的准考证、毕业证啥证的肯定会面临错字别字需要修改的可能，弄不好真要出现偏旁成主字的命运。看着俺老哥的行为，俺在一旁放肆深呼吸，“幸好俺不是男的，否则将来俺的崽崽也难逃‘一劫’”。*_*

其实从小就羡慕名字起得洋气的同学加伙伴，甚至通过他们的名字来判断其家庭背景。洋气的名字条件肯定好，俗气的名字家里边肯定寒酸。想啊，连肚子都填不饱的家庭整天只想如何赚来口粮，孩子叫阿猫阿狗无所谓，只要不饿着冻着病了就行。想得对不对就不知道了，也许有特例，反正俺就属于这类，人如其名，没办法，穷人的孩子不想名。人生就是这样，没有选择名字的权利，同样也没有选择父母的权力，父母给了我们生命，不管这个生命的符号是什么样的，那只是一个符号，价值不等同于任何价值物，只有当生命富有真正价值时，它才以皇冠般的高姿态挺立在额头上。



起名记3 2009-6-28

虽然遭受了重大打击，可是，人追逐权力的欲望是无穷的，更何况是起名权这样珍稀的权利。所以，这样的局面在后来我们准备把灰太狼领回家时又再度上演了。

记得第一次问你该给狗儿起个什么名字时，正是在上学路上，你颇有大将风度地一挥手，晃得肩上的书包一颤一颤的：“狗都是很调皮的，就叫皮皮吧！”

“可是好像有很多狗都叫皮皮哦！”

“是啊，曾伯伯家的旺旺以前就叫皮皮。”

后面的情景与几年前给你起名时一模一样：我说你是属羊的喜羊羊，而哈士奇又是与北极狼杂交而来的，干脆叫灰太狼好了，但你妈妈坚持要叫它美美，而你则又提出了一个新方案——“叫乐乐吧”。

老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貌似乐乐也是爸爸同事家比熊的名字吧？

僵持中，爸爸用了个在单位开会时经常听到的术语：“发挥全媒体手段，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我把QQ签名、博客网志MSN，包括每一次在你们面前打电话联系该给小狗准备什么用品时都说“灰太狼！灰太狼！灰太狼！……”

然后，抱回来时它就成了灰太狼。

我跟你妈妈说：“小样！敢跟干媒体的争夺民意？哼哼！”

女人的指甲掐起来真的好痛啊！



2009年7月12日 19:56:54

小区里在放电影。

对于Kevin这一代人来说，电影已经毫无吸引力，再也没有我们小时候那种兴奋好几天，打着火把走上几里地去看的熱情了。



2009 年7 月18 日 18: 04: 48

跟电影相比，电脑的吸引力就大多了。哪怕只是摸摸鼠标，帮忙关个机都能获得极大的满足感。目前，Kevin 已经能够开始指导LP 同志使用一些比较偏僻的Windows 快捷键了。



2009 年7 月18 日 18: 10: 00

约了朋友吃饭，Kevin 死活都要跟着去。



2009 年7 月18 日 19: 35: 37

嗯，好吧！至少在我面前，眼泪的力量还是无敌的。



2009年7月22日 09:09:25

日食，据说是500年来最壮观的。

不过没过几个月，又一次日食，新闻又说是千年一遇的，不知该信谁好，看来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伟大的时代。



2009 年8 月1 日 14: 43: 40
灰太狼洗澡。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什么样的生活才幸福？ 2009-08-02

这几天，有一条新闻出现在了各家媒体的版面上：7岁的日本小公主爱子终于第一次走进了电影院，观看一部名叫《忠犬八公的故事》的电影。虽然异国皇室的生活与我们相差太远，但我还是能想象得出父母带她出门前的徘徊挣扎：谁都希望自己的孩子不受打扰地成长，可是，孩子看电影的权利也是至高无上的。

至少在这一点上，你比公主要幸福，谁叫我们家就住在影城楼上呢。

可是，羡慕爱子的人肯定要比羡慕你的人多。社会就是这么现实，现实到绝大多数人都无法自拔，哪怕是6岁的你——记得年初的一个星期六，我和你妈妈都要加班，把你送到了姨妈家。第二天，你姨妈就跟我讲，你告诉她周二幼儿园要去光明农场搞亲子活动，给每个人都买了保险：“要是我把手再摔一下，我们家就有钱买大房子了”。

我不知道你姨妈听到这句话时是什么感觉，反正我是.....

孩子，人生难免为名利所累。每个人都想享受更好的物质生活，但大多数人都处在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煎熬中。所以，洞悉人性的佛家就将“求不得”与生老病死等并列成人生八苦。

“求不得”当然痛苦，可是，如果得到了呢？得到了就会幸福吗？开心肯定是有，但开心过后呢？爸爸在你这么大的时候，港台电视剧刚刚开始流行，那时看着电视里几个人围在电脑前指指点点，羡慕死了，觉得那是另一个世界的“高尚生活”。可现在，我每天有超过12个小时坐在电脑前，却要每周去按摩两次才能缓

解肩膀和脖子的疼痛。

宝贝，我一直坚持一个观点：一个人的幸福感与物质无关，而是取决于身边最亲密的十五到二十个人。想想看，一个不那么刻薄的上司、几砵能够放肆吹牛喝酒而毫无心理负担的朋友、愉快的工作环境、通情达理的老婆、活泼可爱的孩子……哪一个不是幸福的要素？

所以，你妈妈说，有时候生意上赚一大笔钱都毫无感觉，反倒是阳台上新开的一朵花，新换一床带着阳光味道的床单却能让让她开心一整天。

所以，最近我总喜欢躺在床上看古诗词，越看越觉得宋人的生活实在是太“小资”，太悠闲了。喜欢得不得了。

昨天看一本词评，作者很不以为然地说，温庭筠写的都是些“细小而婉转的心事，被历史的宏大叙事遮蔽得平凡无奇，在时间的背景里如烟尘般飞散，最终总是静寂。”

可是，时间的洪流中又有几人能留下痕迹？

当年的达官贵人、强豪武将早已灰飞烟灭，倒是这些小情调仍能穿越千年，直指心扉。记得傅聪在一个记者问他为什么坚守古典音乐时，他说：“社会的进步是飞速的，人性的进化却是缓慢的”。确实，情感是人类能跨文化、跨时空沟通的少数几种东西之一。即使豪迈如苏东坡，不也同样是“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么？说实话，我觉得这首《江城子》反倒是苏大胡子写得最好的一首词，常在寂静的夜里，看着看着鼻子就酸了。

这时，你妈往往会啪的一声把灯关掉，用她自己的方法将我从中拉回来：“整天就知道自己看书，也不教儿子多背几首古诗，睡觉！”

说实话，我既欣慰于你喜爱阅读，觉得爱看书的孩子肯定再“坏”也坏不到哪儿去，却又怕你变得像我一样敏感，徒增伤感。

我几乎整个童年都是跟着当老师的奶奶住在不同的乡村学校里。在那个资讯匮乏的年代，所看的图书也多是《教师培训教材》、《中国古代文学》之类。那时候，我就开始思考生与死这样深奥的命题，常在漆黑的夜里，被死亡的恐惧压得整晚整晚地失眠。





文科的几个大方向，不论读哲学还是读史，都只是越读越令人对这个世界徒增悲观而已。爸爸的一个好朋友，看了段时间尼采之后，就在某个深夜打来电话说，他喝高了，正站在定王台立交桥的栏杆外面。

所以，在聊起你将来干什么好时，虽然明知你的命运我们无法掌控，但我还是坚决地跟你妈妈说，千万不要走仕途，一定要学理科，做个牛叉的科学家或者工程师，最好是能牛叉到凭着技术就能无需考虑繁复的人际关系，每天只需干好份内的事就能自由生活。

这会是你要的幸福吗？



2009年8月15日 13:42:57
做家务，洗地毯！

Kevin 语录

● 走在路上，指着一树繁花对Kevin曰：“记住，这是紫荆花。”

Kevin：“是不是擦鼻涕的那个纸巾花呀？”

● 姨妈用湖南话对着Kevin叽里咕噜一大串。Kevin问：“你怎么说湖南话呀？”

姨妈：“因为我是湖南人，所以说湖南话啊。”

Kevin：“那我是普通人，你跟我说普通话好不好？”

● 我：这个秘密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Kevin：我知道，我不是一班的，我是大二班的。



书上说：哈士奇是永不知疲倦的工作犬，如果长时间独自在家，就会有超强的破坏性。

书上说：哈士奇学习能力超高，服从性超低，解决问题能力超强，笼子根本关不住它。

书上还说：刨土打洞是狗的天性！

可惜，我们家是先买的狗，后买的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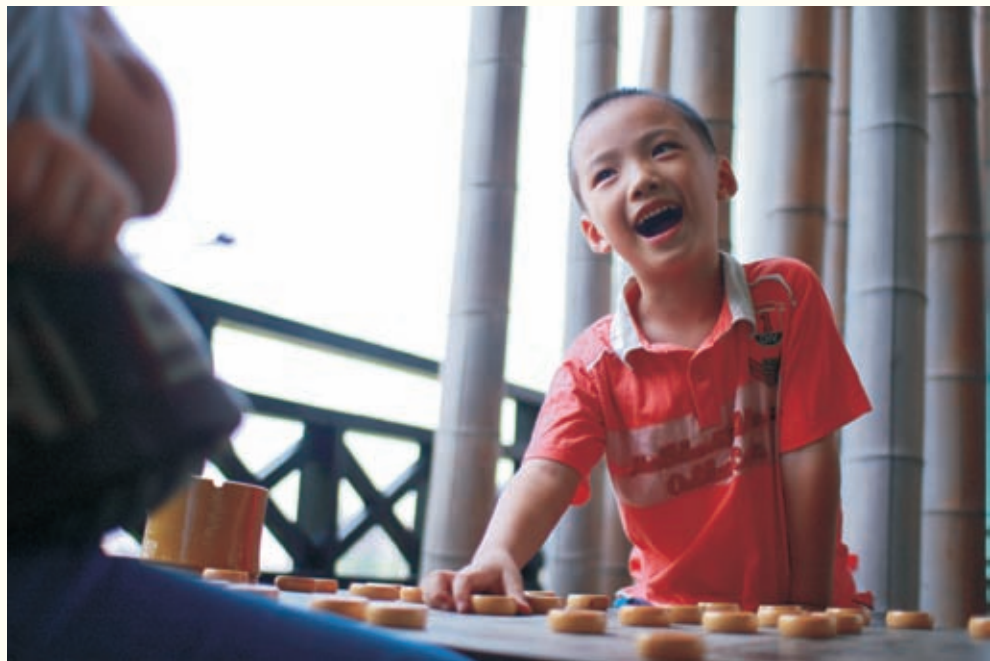




2009年8月30日 14:26:04

学前培训。第一次坐进小学课堂。

虽然比班上大部分同学都要小上半岁，可按照身高，Kevin 还是被排在了倒数第2排。另一个好消息是，虽然我们和甜甜家各自都搬离了原来的小区，但他俩却又鬼使神差地被分在了同一个班。



2009年9月6日 12:10:24

将军！你输啦！

在青青世界开了两天会，把Kevin也带了过去。



2009 年9 月6 日 20: 08: 52

呃……这个披萨……比狗粮好吃吗？



2009年9月13日 06:27:47
杨梅坑。



2009 年9 月13 日 06: 43: 20

真的不能在灰太狼面前吃东西，每次都是这种让人无法拒绝的眼神。



2009年9月28日 19:49:04

《思想品德》课本第一页, 手写的那两个字是Kevin的原创, 检查作业时发现的。



2009年10月02日 15:32:40

每次拍照，LP同志都会说：“拍拍拍，估计我和儿子掉水里你都会先拍照，后救人”。这一次，她如愿了。



2009 年10 月04 日 09:49:27

鼻子上的红印可不是刮痧，而是调皮惹的祸。

看得我都心疼死了，LP 同志还说：“哎呀，我的宝宝皮肤真嫩啊，才捏一下就成这样了”。

现在回过头看，我严重地怀疑《阿凡达》侵了Kevin 的肖像权。



2009 年10 月06 日 14: 51: 42

梧桐山。

貌似在爬山这件事上，我们还从未赢过Kevin。



2009年10月19日 12:52:54

第一次当上值日班长，回家就到处打电话报喜，一整天都笑得合不拢嘴。



2009 年10 月21 日 13: 34: 16

学校要求必须穿白色回力鞋，但在Kevin 脚上似乎从来就没白过。



2009年10月26日 12:34:05
午餐。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由食观人 2009-11-23

按照粤语的说法，我跟你妈妈都算得上半个“食家”——我们视美食为人生最大乐趣之一，孜孜不倦地追逐隐藏在城市迷宫灰色檐影里的各式美味，并经常琢磨着如何把它“山寨”到我们家的餐桌上来。

然而，当我们搬到这座滨海之城后，你妈妈却突然遭到了一次重大的人生打击——不知怎么回事，一吃海鲜就肚子疼。为此，她不知苦恼了多少回，“唉，看来我就是个劳碌命！”

可是，河豚都有人敢吃，肚子痛算什么！这不，当爸爸收到那家专做小龙虾的连锁餐厅发来“第**家分店即将开业，欢迎光临”的短信时，你妈妈从一个星期前就开始念叨了。

那个晚上，吃了足足三盆小龙虾后，你妈妈才卸下满是油汤的手套，抬起头来：“还是没有我们家附近的那家好吃，去帮我买包胃痛药，我们再去那边吃吧……就吃一盆……就一盆！好吗？”

最后，我们5个人是揣着诺氟沙星走进那家龙虾店的。

好吃如斯，你妈妈是不是有些搞笑？可我就喜欢这样的女人。不食人间烟火的人儿太缥缈，还是没心没肺的日子过起来扎实。至少，只要炒个好菜就能让你妈妈包下所有家务。



小龙虾，我来了……

宝贝，虽然现在跟你说女人这个话题还有点早，但爸爸还是得告诉你，意志坚强虽然是个好性格，可放到男女关系中就是个大麻烦了。

当初，我信奉“恋爱的过程就是两个人争夺领导权的过程”，连你妈妈在大雪天吵架后撒娇，穿着单衣去睡沙发都不管不顾——数落起种种往事，你妈妈总是幽怨地说，“这样折磨我，你上辈子肯定是我家长工来着”。

所以，我和你妈妈经过了痛苦而漫长的磨合期，如果不是有爱情维系着，如果不是你妈妈这么没心没肺，恐怕就没有你了。

感情是笔糊涂账，太理性换来的往往是痛苦。



求求你，给我喝一口吧，就一口！

所以，坚强固执的女人要远比单纯快乐的女人可怕。而减肥，就是观察一个女人毅力最直观有效的方法。

爸爸以前有个在电台做主持人的同事，去北京读了三年书，足足减了近40斤。结果回来时没一个人认识她，你爸爸还傻傻地去跟人家说：“你叫**啊，以前我们这儿有个人也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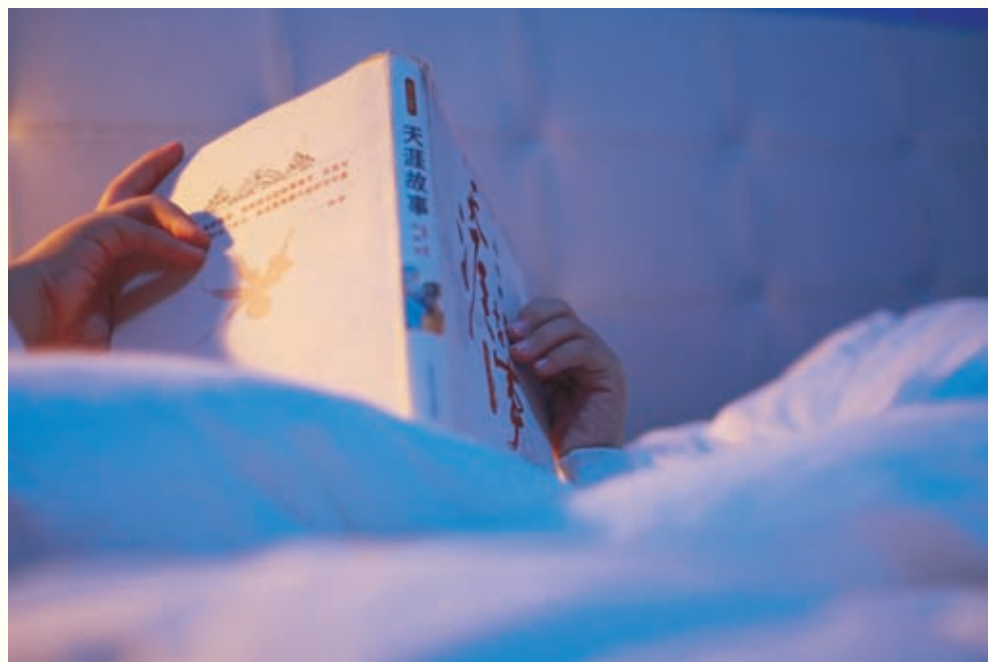
这样的瘦身成绩自然让单位里愈减愈胖的大妈大婶们奔走相告，“原来真的可以减肥呀！”，令她一时大有成为师奶偶像之势。可偶像是具备复制性的——星途漫漫，成名太累——她瘦身的手段就是连续3年没吃一粒米。每次我们出去大吃大喝时，她总是默默地缩在角落里倒一杯白开水，夹几片可怜的青菜叶在水里涮来涮去，沉静而令人怜惜。饿也就罢了，她还放着好好的车不坐，每天兜着圈子绕上五六公里走路回家。日子久了，连“飞车党”都跟她成了熟人，开着摩托上来搭讪：“美女，今天带钱了吗？”

这样的美丽，看起来太脆弱；这样的女人，呵护起来太耗心力。所以，当初单位的一帮未婚男青年彷徨、犹豫、议论了许久，竟没有一人向她发起攻势。这其中，有自惭，也有恐惧。“这么强的性格，要是两人有个意见分歧什么的，我哪吃得消啊？”一大龄男青年对我说。

几年后，她终于打拼到北京，找了个不知道比我们高几个档次的男朋友，并继续用她的大毅力苦苦等待着“转正”。只是，那亿万家产光吃白菜叶子得吃多少年才能吃完啊？

这样的女人，要么是希拉里，要么就是唐福珍。





2009年11月28日 23:01:24

柏杨的《天涯故事》，半年前给他讲还听不懂，现在已经自己看得津津有味了。



2009 年11 月29 日 14: 12: 53

难得主动说一次: “来，老爸，给我拍一张”。



2009年11月29日 16:06:20

荔香公园，在观察喷淋系统的工作原理。

南国的秋也就这么点意思了，除了这几棵枫树外，其余全是绿色，各色花儿倒是都开得挺欢。



2009 年12 月04 日 19: 32: 51
美术课做的拇指玩偶。



2009年12月16日 12:17:38

孩子的快乐总是这么简单，即使在昏暗的地下车库，等个电梯也能玩得这么开心。



2009年12月19日 09:39:38

参加学校的亲子活动，连续3个都没接住，罢工中。



2009年12月20日 15:16:41

中心公园，地上捡的一砣水泥块玩了半个小时。



小心上当 2009-12-21

早餐在桌上，我在床上。

迷迷糊糊中依稀听到你问妈妈：“我碗里有几个饺子啊？”

LP 同志：“六个！”

没过多久，你就叫了起来，“哪里是六个啊，明明是七个”。

又没过多久，你妈妈一边嘟囔着一边推门进了房间：“NND，八个饺子都数不清，昨天被骗了一次今天还没数清楚！”

记得你奶奶也是这样，经常大叫着“七点半了还不起床？”把你从被子里拍出来。可等你吃完早餐，我拿上车钥匙准备下楼时却发现还不到七点四十。

为什么女人老爱骗人呢，说八个你就不会吃吗？

难怪股素素临死之前都要拉着张无忌的手说：“孩儿，你长大了之后，要提防女人骗你，越是好看的女人越会骗人。”



2009 年12 月25 日 12: 26: 20

哎呀！拍一张就行了，老拍老拍烦不烦啊！



2009 年12 月27 日 12: 35: 47
Kevin 自制的拖鞋。



2010年1月1日 10:38:35
新年第一天的阳光。



2010 年1 月11 日 12: 36: 54

“快过年了，我给你们画张贺卡吧”，Kevin 说。
上面写的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



2010年1月16日 13:46:51

碰碰香，只要触一下叶子，就会发出类似薄荷油的香味。



生活在别处？ 2010-1-21

写下这些话时，舷窗外正一片漆黑，只有一丝丝的细雨打在玻璃上，折射出跑道灯微弱的蓝光，随着一阵轰鸣，这一丝丝的光也倏地随风荡去，只余下无边无际暧昧昏黄的霾。恍惚了半天，才想起这是从浦东机场回家的航班——一天一座城市的出差，每顿都在跟不同的人吃同样的河豚，每天都睡毫无二致的酒店，想不神智不清都难呐。

在颠簸的气流中跃上万米高空，几个同事找了处连在一起的空位，仍按捺不住兴奋，相互倾诉对江南水乡人文底蕴的艳羡和闲适生活的向往——这一趟走下来，好几个人都动了退休后到这边来住几年的念头。

相对而言，常年奋战在社会新闻第一线的我还稍微清醒一点，知道这种走马观花式的官方考察只能看到一个城市美好的一面。譬如，在某个电视台，我在网上看到他们的总工程师一周前被双规了，但前后接触的几个台领导却无人提及此事，只说我们的发展形势一片大好云云。

更重要的是，人在旅途，跳出了日常枯燥的生活轨迹，往往就会莫名兴奋起来，很难潜心去了解这里的普通人其实也一样承受着生活的压力、工作的压力。

宝贝，这就是人之常情——我们总是惯于将幻想、神话或乌托邦投射到遥远的异域，惯于把不合时宜的邪恶与非我、异族等同起来。总之，自己的生活是平淡无奇的，最好的和最坏的都是远方。就好像香港知名学者陈君葆在1944年8月2日日记里提到的：“‘香港脚’——上海人称之为香港脚，香港人原称之‘星加坡脚’，星洲人却称之为曼尼刺脚……”

“生活在别处”，诗人兰波写在巴黎大学墙上的这句话，被米兰·昆德拉用作小说标题后已是世人皆知，并成为不少人的人生追求了。

在我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摄影爱好者——省吃俭用买很贵的相机，一有空就往新疆西藏跑，却吝于对自己身边的人按下快门。我们总是惯于用心处理好跟上司、同事、朋友、伙伴的关系，却忽略了最亲近的家人的感受。

宝贝，生活在这样的空气下，谁都难免俗，我也一样，你也一样，就好像很多孩子都会觉得别人家的饭永远比自己妈妈做得好吃。

可生活终究还是不在别处，一年到头大部分的饭还是得在自己家吃。所以，永远不要忽略身边最亲近的人的感受；所以，我能接受你毫不客气地说“我要喝水”，却无法容忍你大声哭喊“凭什么不给我买漫画书”。

等我老了，不用你买书，只要记得给我配副老花镜就好了。





2010年1月22日 13:21:06
上网，看《樱桃小丸子》。



2010年1月23日 09:48:21
周末，赖床。



2010年1月24日 16:56:46

大沙河公园。哭了半天，刚爬起来，旁边一小孩过来说了句：“叫你爸爸把这照片放100寸，挂你们教室去”，Kevin就又躺下了。



2010年1月24日 17:17:18

雁南飞。



2010年1月31日 16:13:21
中心公园，很久没玩泡泡了。



2010 年1 月31 日 16: 57: 48

捉迷藏。



2010年1月31日 21:37:55

看《喜洋洋与灰太狼之虎虎生威》，中途问了几次要不要上厕所，Kevin都摇头，结果一散场就“杯具”了。我用买电影票送的卡片交换到了本张照片的拍摄权。



2010年2月6日 00:53:36

最欣慰的事就是Kevin遗传了我爱看书的好习惯。正如人们常说“养狗的人坏不到哪儿去”一样，我始终认为：爱看书的孩子肯定也成不了坏孩子。遗憾的是，Kevin还遗传了我在床上看不了10分钟就倒的习惯。



2010年2月6日 14:19:26

金银花。本想让它爬满栏杆，结果外面风大，拼命朝里长，爬满了整个阳台，就连晾袜子的衣架都不放过，更遑论煤气表了。



2010年2月8日 17:21:35

衡阳，为迎接Kevin到来，亲戚家的鱼塘里预留了好几条野生大鲢鱼。



2010年2月12日 15:50:24

牛年快结束了，咱也“牛屎”一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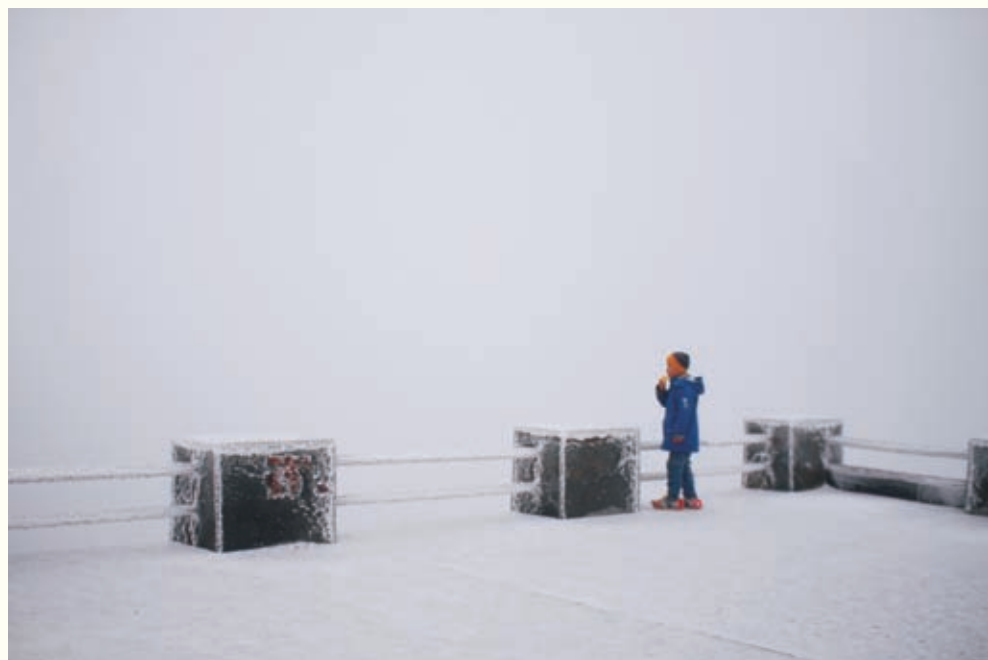
2010年2月12日 19:57:17
有外公外婆在，烟火肯定管够。



2010年2月13日 13:57:09

雪仗，中弹。

这是Kevin平生第一次见到真正的冰雪。



2010年2月13日 14:50:45

除夕，南岳之巔。



2010年2月16日 14:19:23
大年初三。女人逛街，男人苦等。



2010年2月16日 14:36:25

无聊中，Kevin在车窗上绘出行将30的我——眉眼低垂，下巴不再尖尖。



2010年2月18日 11:07:26
出现在阳台上的豹猫。



2010年2月25日 07:10:53

回到温暖的深圳，终于可以褪去厚厚的冬装。



2010年2月26日 21:09:14

LP同志看错了老师发的作业短信，快睡觉了才发现整整两页纸都要擦掉重写，Kevin郁闷中。



2010年2月28日 14:37:42

中心公园。亚热带的深圳，落叶的季节不是秋天，
是春天。

在这里，季节更替像这座城市的节奏一样快速、实用——往往这边还是落叶簌簌，那边已冒出碧翠的嫩叶。未等陈叶落尽，就已绿满枝头，让人还来不及感叹，就成了夏天。



2010年2月28日 15:45:35

Kevin 在继续他的采种子大业。经过一冬天播种，现在阳台上已长满了各种不知名的小乔木。拔，还是不拔呢？



2010年3月6日 20:43:42

双色茉莉开了，奇香扑鼻，十几米外就能闻到。



2010年3月11日 12:52:51

植树节，不想拍那些作秀的东东，就安排记者去做《寻找深圳最美阳台》。结果，LP同志和Kevin都齐声道：“干嘛不来我们家拍啊？”



2010年3月14日 16:26:34
宜家，下午四点的餐厅。



2010年3月23日 12:36:46

家有两个好厨师的后果就是Kevin每顿都要扒掉手上那种大碗足足两大碗饭。上小学后，一日三餐都得在家吃，半年下来，脱去冬装，突然发现素来瘦弱的Kevin手和脚已变得圆滚滚。于是，节食和反节食便成了每日餐桌上斗争的主旋律。



2010年3月28日 10:30:24

终于不用上班了，把早餐带到入户花园，看看书，晒晒太阳，感觉挺好。



2010年3月28日 16:15:52

仙湖植物园。来这里，是因为Kevin点名要看课文里小平爷爷栽的树。可没多久，就忘记自己到底是来干嘛的了。



2010年3月31日 12:42:17

抓回来的小鱼小虾和蝌蚪全放在了养钱钱的盆子里，每次回家，Kevin都要看上半天。



背影 2010-4-9

早上去学校，你在车上安静地玩《冒险岛》，我却忍不住一有机会就转过头来看看你。你的表情专注而平静，除了抿紧的嘴唇外，跟平时玩游戏看电视的模样没有任何区别，一点都不像我当时的心境。

今天，你要和同学们去锦绣中华春游——一年前的幼儿园春游还是家长多过小孩，现在就只能你一个人去了——虽然从这座城市的最东到最西，我们已经逛遍了几乎每一个公园，可像这样单独出去还是第一次。所以，从几天前开始，你妈妈就在啰唆，要买什么零食……给多少零花钱合适……带不带伞……

快到校门口时，路边已经停了上十台大巴。我找了个空位把车挤进去，却没有像平常那样立即打灯走人，而是一直望着你的身影渐渐消失在人群中。

那一瞬间，马路很拥挤，我的心却很空，就像车载电脑里正在放的《听寂寞在唱歌》。或许，只有此刻才能理解爷爷奶奶为什么那么盼望我打电话回去吧。

出来的路上，我还在一边看着这些大巴车况怎么样，一边猜想你可能会坐哪一台车。

虽然自己都觉得这样很搞笑，可就是忍不住。

一整天都心神不定。坐在电脑前整理照片，却发现给你拍得最多的就是背影和睡姿。

经常站在背后，默默看着你向前奔跑，闪过拥挤的人群，穿过街的拐角，直到跑出我的视线。再过十几年，你也会这样跑出我的生活吧，就像龙应台写给她儿子的信：“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告诉你，不必追。”

所以，爱死了看你睡觉的样子。

经常就这样坐在床头痴痴看着。原本烦人的鼾声，却仿佛寺院里悠远的木鱼般，令我内心平静、幸福。你肯定不知道，自己睡着后被爸爸妈妈亲的次数比白天还要多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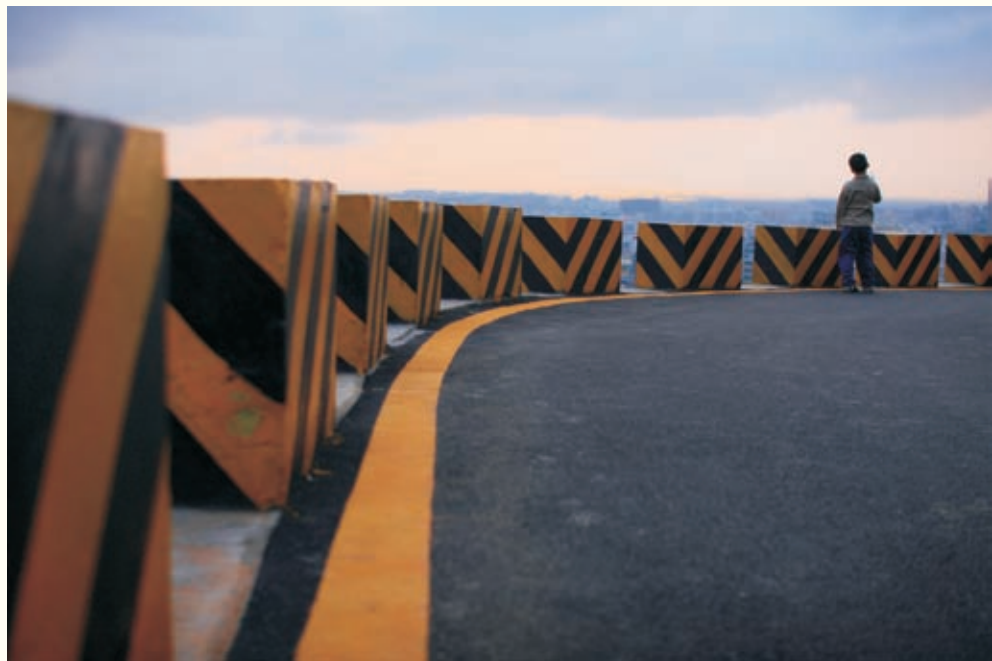
如此特权，仅限于你。





2010 年4 月9 日 23: 02: 25

噩 梦，哭 醒 在 子 夜。



2010年4月11日 17:48:16

家附近公园的盘山路上。阳光穿过云层，把远处的大海染成一片金黄。



当下是最痛苦的 2010-4-14

头顶的冰川是这么近，却又那么远。

一步，一步，再一步，我和你妈妈轰然坐下，全然不顾屁股下就是一汪雪水与淤泥的混合物——连续数日超过8个小时的高海拔徒步已让我们濒于崩溃。从清晨走到下午，头顶的冰川依旧高悬在头顶，大自然正用它的沉默印证着这里“眼睛天堂、身体地狱”的说法。

前进？还是掉头？荒凉的砾石滩里一片寂静，只有粗重的呼吸和心跳声响逾惊雷。

“继续走吧，等10天以后我们就只会记得这里的美景了”，我对你妈妈说道。

果然，现在你妈妈最乐于做的事就是在各种网络工具上一次次给别人展示旅途中的照片，却丝毫不提当初累得连镜头都扔在半路的糗事。偶尔说起，也是“哎呀，当初我们可费了老鼻子劲才拍到这些照片”的口吻。

身处局中，哪怕是再宏伟、再快乐的事情，也会被各种细节和问题所纠缠，或焦头烂额，或心力交瘁。就像当初，我原本以为那个专题片拿到中国新闻奖的时候会自己会跳起来，但最后却只是十分平淡地接过证书，连请同事们出去K一顿的兴趣都没有。



当下，是最痛苦，也是最快乐的。就好像现在的你。

中午放学时你一直沉默不语，满脸泪痕，怎么问也不说话。当你同学过来告诉我，你上数学课看课外书被老师没收了《塞尔号》时，你还愤怒地把笔袋砸在人家肚子上。

我跟你讲了半天“人必须为自己所做的事承担后果”，又教你去跟老师认错，表态以后会努力学习看能不能把书拿回来。可是从车上一直讲到家里，讲到口水都干了也毫无效果，气得你妈妈几乎又要拿起衣架，像“虎威太岁”那样跟你讲道理，你还是不愿吃午饭：“老师叫大家做作业，我已经做完了，为什么不能看？”

宝贝，根据万能的网络统计，野比康夫在《机器猫》全集中一共被大熊揍了173次，被老师骂了60次，被妈妈骂了327次，被狗咬了23次，掉进水沟14次，可是野比康夫还是乐观地活着，你面对的这点委屈又算什么呢？

时间能够抹平一切，尤其是痛苦，只有美好的回忆才是战胜它的唯一武器。

可为什么直到深夜，你还在为讲小话被老师罚掉奖励的大星星而哭泣呢？

孩子，若干年后，你会完全忘记今天穿错了校服、昨天被同学弄折了铅笔的这些事情，只会回忆起“我小时候语文老考100分”。

所以，迟忘不如早忘吧。

生活的快乐就是那么远，又这么近。



2010年4月26日 00:51:32

加班回家，都睡了。漆黑一片，寂静无声，只有床头看书时亮着的灯还没关。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期中考试 2010-4-29

宝贝，已经九点多了，你还没写完作业，更惶论为明天的期中考试做准备。

你妈妈一边改着你做错的题目，一边说“我怎么这么焦虑啊”，抬脚就把我从沙发上踢了下来，“你还有闲心磕瓜子，看杂书？”

于是，我便趁势坐到了电脑前，写下这些话。

早在一个星期前，你就开始憧憬明天的考试，每天在电梯里问我“要是考了三个100分，你奖我什么啊？”

望着你期待的目光，我更担心你会像去年期末考试一样高高兴兴进考场，流着眼泪拿成绩——在连续拿了五、六个100分之后，你的自信心已经超级膨胀。但紧接着，这一周的两次数考试就只有99分和98.5分，都是因为写错了最简单的字。而且，你这几天的作业也是如此。今天，你妈妈终于忍不住用衣架跟你好好讲了讲“道理”，还撕碎了你心爱的卡片。

宝贝，看着妈妈变身母暴龙，我虽同情你的遭遇，却没吱声——因为只有这样你才会有所触动，改掉粗心的毛病。同时，我也深知，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所以，为了不让你因为这些训斥而产生厌学心理，又把你搂到沙发上温言相劝了半天——这次是真讲道理——没想到却给了你更大的压力。

“干吗对我要求这么严啊？”你在晚饭时把筷子重重拍在餐桌上，带着哭腔大吼：“难道当不了科学家就只能去街上讨饭吗？还有那么多工作呢！”

你指着我的鼻子说：“你干的也不是什么伟大的工作！”

我无语。

我跟你一样痛恨无所不在的竞争，并顶着包括你在内的各方压力，坚决不让你上任何兴趣班。可是，一句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就把我们打回了原形，不断在内心质疑自我：这样的做法到底对不对？会不会真的给你一个完美的童年就会欠你一个完美的未来？

还好，到目前为止你的表现都让我和妈妈自豪。

我们家目前的共识是不求你闻达富贵，但愿能做个健康善良有趣的人。可是，具体到每一天该怎么言传，如何身教？我们却是一头雾水——每一代年轻人都会比他父母所想象的要复杂、深刻得多，我现在的教育能适应以后你将要面对的社会吗？

这一点，我有着深切而痛苦的体会。

年幼时，我跟你一样纯真而善良，并以为整个社会都是如此。直到大学毕业后，我才发现：自己用二十年时间建立起来的价值观与这个社会竟是那么格格不入。十年过去了，这个交织着困惑与痛苦的格式化、再重组过程还在艰难地持续之中。相对而言，现在的年轻人明显要更适应这样的社会。我上大学时还是浑浑噩噩，啥都不懂，可现在，有的实习生城府竟然比我这个主编还深。跟十年前的我相比，他们更加外向，更加聪明，更富攻击性，为达目的更加不择手段。再过十五年，你面对的社会又会是怎样的呢？

我不知道。所以，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去教你才是对的。

宝贝，现在你还不明白这个社会的险恶与诡异，甚至还没有形成基本的是非观。今天放学路上，你竟兴奋地向我报告，明天的考试座位跟几个幼儿园时的同学排在一块，“这样就可以抄他们的了”。

但愿这样的纯真能再多一点，保持得再久一点。我的目光就只能看这么远了，再以后，你自己去闯荡吧！





2010年4月30日 21:04:54

切！这么认真，肯定不是写作业啦！



2010年4月30日 21:12:15

灯下绘怪兽。

Kevin 说，他们班有人复印了整本《神奇宝贝》。而他的梦想是：一页页照着书把《赛尔号》画出来。



2010年5月2日 13:30:04

决策:

4月30日15:00	惊闻五一竟有五天假
4月30日20:00	Kevin同学提议回去看奶奶
5月1日9:00	LP同志建议去惠州玩两天
5月1日10:00	大家商议去外伶仃岛
5月1日11:00	游玩目的地改为东部华侨城
5月1日12:00	最终决定去英德的英西峰林
5月2日凌晨	我们蹲在阳朔街头吃桂林米粉



2010年5月2日 16:35:29

同事的茜茜，被Kevin一路玩成了可怜茜茜。



2010年5月3日 21:38:54

西街。对Kevin来说显然吸引力还没有家中带来的《赛尔号》大。



长大是件奢侈的事 2010-5-7

上午10点，手机响了。拿出来一看，是从来只发信息的你们班主任的号码，顿时愣在那里，过了几秒钟，深吸一口气后才敢按下接听键。

宝贝，你肯定无法感受我当时的惶恐，因为你没有做过父亲，也没有像我这样每天在稿件系统里串联起那一条条可怕的新闻——4月30日，山东潍坊村民锤袭5名学前班学生；4月29日，江苏泰兴男子幼儿园内砍伤32人；4月28日，广东雷州男子砍伤16师生；4月12日，广西合浦男子砍死8岁小学生；3月23日，福建南平郑民生杀8名小学生……

我不是像你一样怕老师批评，而是怕她可能说的内容。

从去年开始，你们学校门口就站了不少牵警犬的警察。在你看来，它们是一条条可爱的德国牧羊犬、苏格兰牧羊犬、马犬；但在爸爸眼里却是脊背上挥之不去的森森寒意——我的孩子在一个怎样的环境里长大？

拜发达的资讯所赐，你现在每天能接触很多连爸爸都没有听说过的事情，能像大人们讲段子一样说出一串串的脑筋急转弯。拜步入工业社会所赐，你两岁就开始坐飞机，每个周末都能开车出去玩。

比起16岁才看到火车的爸爸来，你多见识了很多的东西，也错过了更多。你不

知道地面本来不是水泥的，不知道一大群萤火虫在暗夜里飞过的样子多么壮观，更遑论像爸爸小时候那样每人脖子上挂片毛线串起来的钥匙在街上放肆奔跑了——每次你去院子里玩，爸爸都是在千叮咛万嘱咐后矛盾而纠结地答应你，然后一直站在阳台上盯着花园不敢回去。

73年前，有人喊出了“华北之大竟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73年后，我在微博上看到“长大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长大，在这个过程中爸爸也曾数次遇到生命危险：奔跑时差点踩到蛇，去水库玩水陷进沼泽，跟同学抢瓢掉进井里。而你面对的危险，则来自于街头飞驰的汽车，来自于身边某个面目模糊的陌生人……

宝贝，你还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人制造这样的惨剧，你还不知道学校本不应该变得像监狱般森严，但你已经在老师和妈妈口中知道了怎样对别人保持戒心——在原本纯真的童年。所以，在不安之余，我更感到痛心。就像拉伯雷在《巨人传》里写的：“人与人之间，最可痛心的事莫过于在你认为理应获得善意和友谊的地方，却遭受了烦扰和损害。”

还好，当我颤抖着举起手机后，听到的是：“快送条裤子来，有人把大便拉身上了！”





2010年5月9日 12:35:37
门牙掉了两颗。



2010 年5月9 日 16: 43: 39

海上田园。一个人的木马。



2010年5月9日 18:53:44

昂贵的饭局。食此一顿饭，痛风近十日。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一个新闻人的痛 2010-5-13

我们用了几万年的时间才从猿进化到人，但这个社会却只用了十几年时间，就让我们对下一代的期望从当年爷爷说的“不学坏，做个正经人”退化到如今的我只希望你平安长大。

是的，平安长大。在这个险象环生的世界里能如小丑鱼尼莫般逢凶化吉，平安长大，就好了。

为了这四个字，从出生到6岁，你的身边24小时从来没离开过人。现在你长大了，开始跟我说要自己走路去学校，我只能答应，却又无比担忧地悄悄跟在后面。

宝贝，爸爸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的。昨天，又有一个坏蛋拿着刀冲进了陕西的一家幼儿园。今天，爸爸的同行们又发出了《福建警方排查精神病人，对风险度高者强制治疗》的消息。明天，会不会有人因为被“错关”而举起屠刀呢？

我不知道。

干新闻久了，总会养成不惮于以最大的恶意去揣测任何事物的习惯，但令人悲哀的是，这样的揣测往往是对的——譬如，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精神病院里关的并不全是精神病人。

所以，当这个习惯被人们称之为“新闻敏感”时，想不对人生失去幻想都难呐。

所以，你妈妈每次看新闻时都会大喊，不要跟我说那么多内幕，让我觉得社会更加美好一点行不行？

你妈妈可以采取鸵鸟政策，不闻不问，可我不能。因为爸爸的职业就是向大家传递消息。我无法忘记地震发生时，一边心不在焉地改着稿子，一边不停地刷新“围脖”，看着废墟中那一双双与瓦砾同色的小手时的伤痛；我无法忘记奶粉事件时，四处搜索那些拗口的品牌里有哪一个没有“中招”，却又在买回来后第2天就在新闻上看到它名字时的绝望。

从那时起，你就再也没有喝过奶粉了。可我们却都还得在这个世界里活着，一直活到我和你妈妈都老去，你还要在时间的刻度上再往前走上一大截。

我无法想象我们老去后的日子你会怎样熬过？没了爸爸妈妈，也没有兄弟姐妹，用你妈的话说，“就是打个麻将都凑不齐人”。你未来的老婆、孩子会对你好吗？还是给你带来更大的压力？

“切，我自己做家长想干啥就干啥，怎么会不快乐呢？”你肯定会说，“那时候我就能拿衣架去打自己的孩子了，好爽啊！”

确实，写下这些话，我都觉得自己太疯狂了，敏感到不像一个男人。十年前的我肯定无法想象自己会变成这样——那时候，我的世界观还没有完全建立就进入了这个“每天都能接触新事物”的行当，整日扛着摄像机去看各色人等的不同死法，没心没肺，见到小孩被搅拌机搅成肉泥都要凑上去拈一块看看跟猪肉有什么不同。

有了你，我终于学会了对死亡有所畏惧；有了你，我终于开始经常看新闻看到泪流满面，而不是鄙夷地说：“切，这个镜头偏色了！”

有了你，我的心终于变得更软。但我是一颗长在荆棘里的草，所以更痛。





2010年5月15日 11:57:25

每次一上车就玩《超级玛丽》、《冒险岛》。



2010年5月17日 21:30:42

懒得要死，喝个水都不愿意把杯子拿起来。



2010年5月18日 12:18:26
阳台上的蓝雪开了。



2010年5月22日 11:56:46

没门牙，对付不了餐厅的牛腩，只能是“挥刀自残”了。



2010年5月22日 13:22:52

逛宜家，玩推车。



2010 年5月24 日 13:18:01
睡正酣。



2010年5月28日 07:33:37
整装。



Kevin 语录

◎ LP 同志：以后你搞卫生我再也不去教室接你了，每次老师都说你是班上最爱哭鼻子的男孩，羞死了！

Kevin：这说明你儿子是最特别的，你应该高兴啊。

◎ LP 同志：今天是母亲节，你要祝福我哦！

Kevin：你不刚过完三八节吗？为什么你有两个节，我就只有一个儿童节？

LP 同志：等长大了你也可以过父亲节啊。

Kevin：我知道了，再大一点过老人节；还大一点……就过清明节。

◎ 我对LP 同志：天气热了，就别老去公园了，多去去博物馆、图书馆吧！

Kevin：还有殡仪馆。



2010年5月28日 12:34:58

家庭拳击友谊赛，中拳瞬间。



转学风波1 2010-5-28

“我要转学！”

还没走到面前，你就开始大喊：“我再也不在这个破烂学校呆了。”

不管我怎么问你，你都只是重复这一句话，并且嗓门越来越大，眼泪越掉越长。经过长达整晚的思想和与你们班主任电话沟通，我才连带猜弄清事情可能的真相：放学搞卫生时，你被分配扫地，但有擦桌子的同学想跟你换。你不肯，双方遂用扫把决战，还打断了兵器。于是，你便把所有搞卫生的同学反锁在教室里，然后……被老师猛K了一顿。

老师没有错，你自己又觉得很委屈，所以你怎么也不肯再去上学，坚决到连被妈妈用衣架暴打都毫不动摇。

这一晚，我们家的每一升空气里都充满着哀声和叹气。

宝贝，我一直跟人说，怎么让你克服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主义，学会跟人平等地沟通相处，是我最想做，也最有挫败感的事——你太聪明了，不管我和妈妈怎么掩饰，你都知道这个家是围绕你在转；你太愚笨了，把我和妈妈的爱当做了可以单方面无限索取的东西，并理所当然地以为所有人都应当这样对你。

所以，问题就来了，而且这还仅仅是开始。

还记得年前你去剪头发吗？我坐在车上，手中的书都还没来得及翻页你就冲了出来，执意要换一家发廊：“烦死了，坐了两个小时都没人理我！”好说歹说劝了半天，你才同意再回去“给他们一个机会”，临下车还不忘小手一挥，命令老爸：“你要安排个记者过来采访一下，告诉大家再也不要来这里剪头发了！”

在这段时间里，你已经因为嘲笑别人而打架，因为嫌别人交作业慢不去收而被撤掉了小组长，因为……

这几天，爸爸跟你讲了很多道理。其实，所有的道理都被古人浓缩为8个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宝贝，我知道，挫折很痛，比玩闹时摔倒在地还要痛。但你必须学会如何与人交流、沟通、合作，并且越早学会所付出的代价越少。因为，当剧烈的冲击与拙劣的人际能力双重振荡时，往往会让缺乏调适的心灵难以承受。截至到昨晚，在我们所处的这个城市，有一家工厂半年来已经连续有12个年轻的生命从楼顶坠落。作为危机公关的处理手段，今天又有人在网上指出：其实我们不算什么，在旁边的另一家工厂里还跳了37个呢！看到这样的新闻我很心寒：不是像其他网友那样痛骂工厂，反思制度，而是担心这就是独生子女长大后的社会常态。

就在写到这里时，你妈妈又打来电话，说她刚被老师教育了半个小时——因为同学表演节目时你一直在喝倒彩。最后，我俩是在长长的叹息声中挂掉电话。

没过多久，妈妈又发来短信：“在回家路上，止不住的泪水一直流”。

突然想起，还有个成语叫“知易行难”。





转学风波2 2010-5-31

本以为事情已经过去了，没想到一大早就赖在床上不起来了，“我说过，从这周一开始不去上学的”。

你还用我的理论反驳我：“你不是说男孩子说话要算数吗？”

我想锤你！

孩子，100年前，在法国有一个比爸爸还喜欢唠叨的老头，在快要变成老头时，写了一本超超超啰嗦的书——《追忆似水年华》。虽然这本书节奏慢到爸爸翻了十几页就看不下去了，但里面的一些话却满溢着阅尽人生之后的睿智：“当现实折过来严丝合缝地贴在我们长期的梦想上时，它盖住了梦想，与它混为一体，如同两个同样的图形重叠起来合而为一一样。”关于这点，爸爸以前也教过你一个成语：一叶障目。理解起来很容易，但要挣脱现实的蒙蔽却非得大智慧不可。如果换成大白话，那就是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

可对6岁的你来说，哪怕路上的一截腐木都是难以逾越的障碍。你的梦想是当一个科学家，像姑姑那样去TOP10的美国名校拿奖学金。但现实是：你首先得面对怎么在小学数学的考试中拿到满分，怎样跟同学相处……

老师带着妈妈和你去学校的心理医生那儿谈了一个小时，你却只记住了一句话：只要孩子想买的书都是好书。

“赶快去给我买本《赛尔号》！”一出门，你就兴奋地抱着妈妈大喊。



2010年6月14日 21:09:56
烛光晚餐。



2010年6月14日 21:29:34

把Kevin美得，眼睛跟郑大世似地眯成了一条缝。



2010年6月16日 14:28:54

飞吻。

洪湖公园，赏荷。人多到令人发指，只得珍惜心情，远离湖边。



2010年6月16日 14:32:14

对拍。

LP同志说，这种构图颇有几分时尚大片的味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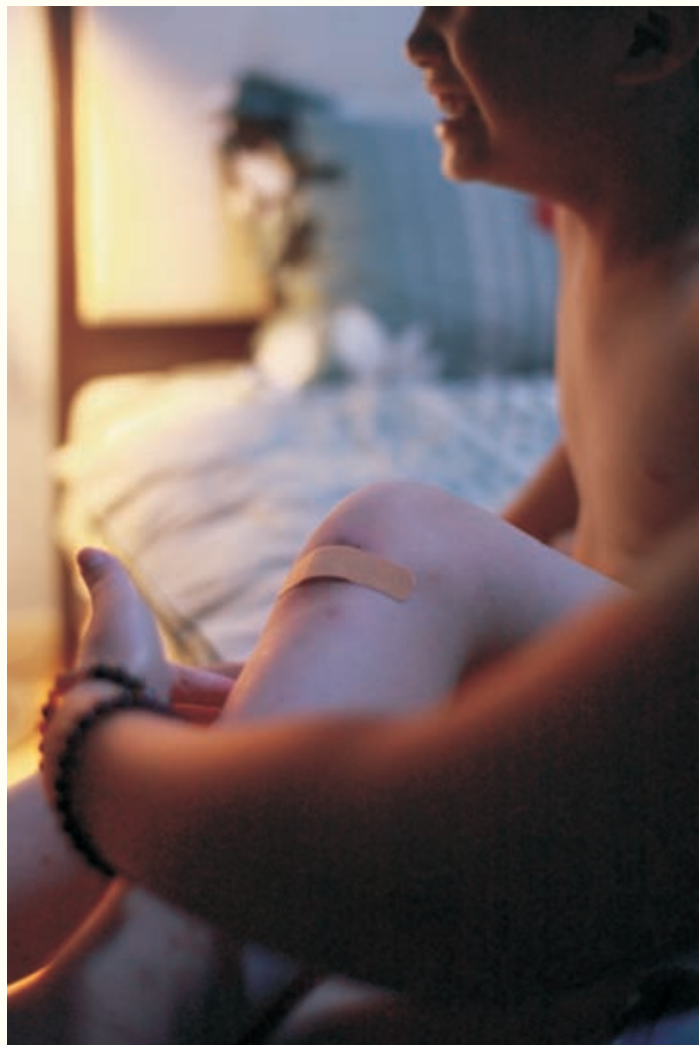
2010年6月19日 18:34:06

在海边，几个楼盘之间的荒地。因为修高速堵住了排水，漫出七八条平行的河流，一年多没来，竟长满了芦苇和薇甘菊。夕阳下，俨然一派湿地景象。



2010年6月21日 19:27:55

兑现六一礼物的承诺，去宜家买了Kevin一直想要的双层床。以后，就可以改在床底下玩了。



2010年6月21日 21:15:25

“世界杯伤员。”

看了世界杯，走到哪都想象自己正驰骋在绿茵场上，结果踩到自己的鞋带，就成这样了。



2010年6月25日 18:37:18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期末考试得了三个100，获奖励100元。当天晚上才拿到钱，第二天早上6点就自己上当当网订了98块钱的书。



2010年7月8日 13:01:35

妈妈，我的新牙是锯齿形的，你的呢？



2010年7月8日 14:19:27
市民中心，南广场。



2010年7月8日 13:47:50

深圳博物馆，触摸翻页的电子书。



2010年7月11日 18:01:36
红树林。



2010年7月25日 17:09:23

迷上了潜水，感觉比游泳好玩多了。

海底与水面上看起来截然不同，珊瑚、热带鱼、螃蟹、海胆……在那平凡的礁石下，就是鱼儿们怡然自得的乐园。

曾振海/摄



2010年7月31日 15:53:51

Kevin也迷上了浮潜，去买了小号的装备，等不及周日，就在小区的游泳池里练了起来。



2010年8月1日 15:58:56

杨梅坑，又是浮潜。

图片总能给人以虚妄的想象。嗯……当时真实的情况是刚掏出相机，还没来得及举起来……“又拍照”，Kevin就气呼呼地转过了身，然后……对我拳打脚踢。



2010年8月4日 23:04:54

“来陪我睡觉吧”，Kevin站在门口大喊：“进来……进来……快进来！！！”手忙脚乱关掉电脑，进到房间，就已是这般景象。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交织在绝望与希望中的生活 2010-8-9

“62年前，他在淮海战役中荣立二等功；62年后，他用拾荒的手托起孙子的大学梦。”这是我为昨天一条新闻写的导视。

背驼了，眼花了，手断了，耳朵也背了，这位被刺刀挑出过肠子、腿里还残存着炮弹片的84岁老人依然只能每天凌晨三四点就起床。“不早点出去逛，哪里有东西给你捡？”对他来说，街头的每一个垃圾箱都是宝藏，每一个塑料瓶都意味着孙子能在大学的课堂里多坐一分钟。

81岁的老伴要给他搓个澡，他大手一挥：“哪有那空闲？时间就是金钱，日子不多了，我现在除了吃饭十分钟，一刻都不敢浪费。”

这条稿子的来源是有居民投诉他垃圾扰民。

看完稿子后，我让记者去联系最神秘的“有关部门”，看能否用媒体力量为他瘦弱的身躯减轻一丝重担。但空调房里，大腹便便的官员们一个个忙不迭地摇头，“不是深户，又不是劳务工，不好操作。”

“说实话，他捡的那些剩饭我吃不下”面对镜头，他那胖乎乎的孙子竟然还说，“在街上，我不好意思跟他一起走”。

现在的他，还记得起60年前的理想么？

晚上，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一半是缘于难以抑制，想去抽他孙子一顿的冲动，一半是被这些每天出现在我电脑上的稿件所折磨。

《大雨冲垮老瓦房，为省租金居民拒搬迁》、《被“律师”忽悠，车祸伤者骗保入狱》、《4龄童被撞伤，肇事者医院“走人”》……看看我这一周都发了些什么稿子啊！更令人神伤的是，所有当事人居然都能坦然面对镜头，用“为了生活”来解释自己的所作所为。

宝贝，不知生活艰辛的你，肯定无法理解这一切。生活，会用生存这件武器，在时光中磨平人的一切棱角，甚至夺去人之所以为人的基本价值。

在现代犬儒主义大行其道的今天，绝大多数人都已淡忘它的先驱，那个住在木桶里的第欧根尼所一直坚持的理念——道德是获得幸福的唯一要件。

还好，后来又有记者跟我报了个题：女大学生卖身救母。虽然残酷，至少还有爱。

节目播出后，女孩收到了几万块钱，纯捐款。

可是，那个记者今天又跟我说，她们ICU病房另一位病人的家属——一个已婚女教师——也在网上发帖：卖身救弟！

生活，就交织在这样的绝望与希望之中，无可避免。

宝贝，只希望你能一直记得波德莱尔的那句诗：“在巨大的厌倦和忧伤后面，它们充塞着雾霭沉沉的生存；幸福是那个羽翼坚强的人，他能够飞向明亮安详的田园。”





2010年8月14日 11:48:52

暑假只剩下最后几天了。暑假作业倒是早已做完，但一检查，还有手抄报、日记等一大摊东西没弄。赶工中。



2010年8月14日 19:26:02
夜潜。



2010年8月15日 10:16:25

看电视。开始懂事了，每天都在关注舟曲的灾情。



2010年8月15日 21:54:44

呀！妈妈，你怎么剪了个这么难看的头发？



2010年8月21日 16:31:25

新兴，国恩寺，六祖慧能出生地。在许愿树下，Kevin许下了“三个月内能有一台自己的电脑”的愿望。

没过两分钟就反应过来，“不对，还不是要你帮我买才能实现”。然后就一直在念念有词：“怎么能迷信呢？老师说要相信科学，怎么会有菩萨这样的怪物嘛，难道能比奥特曼还厉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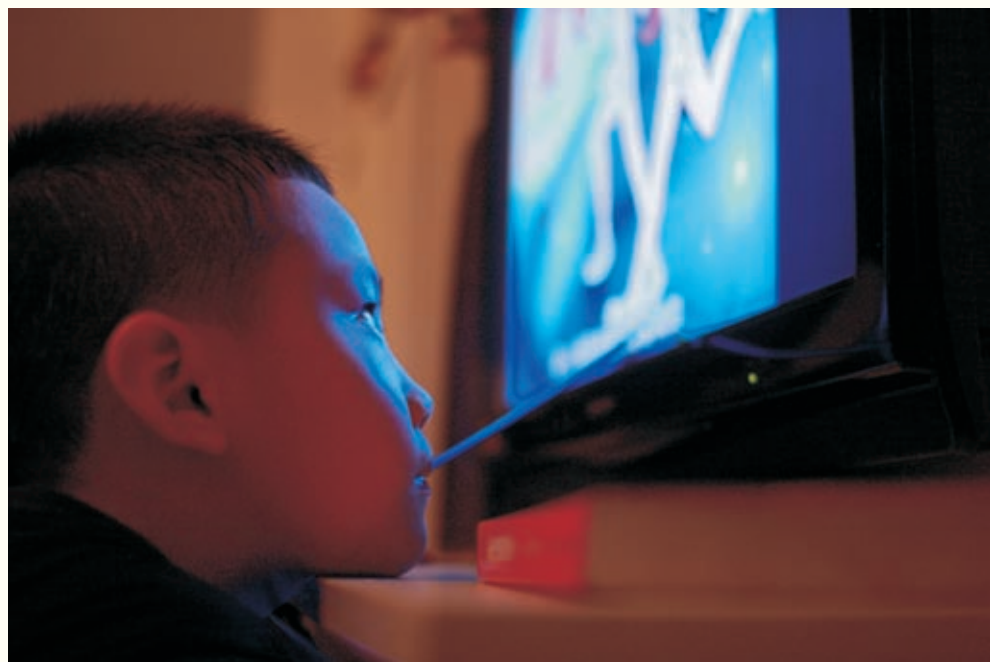
童言无忌！童言无忌！！

不过，倒是可借此在LP同志面前运作一下，把我想了许久的iPad买回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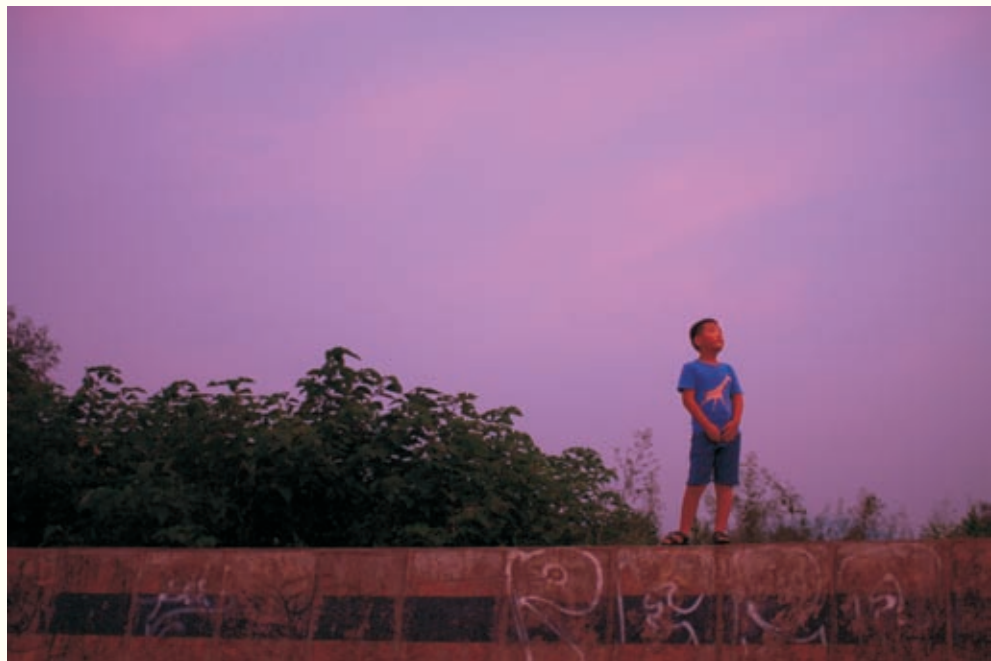
2010年8月22日 08:15:45

根竹寮，一个在两米宽的盘山路上开40分钟才能到的地方。老村有500多年历史了，现在也如我的老家一般，只剩下不到十户人家还住在这里。



2010年8月28日 19:08:23

看动画片，里面在喝果汁，忍不住也叼根吸管凑了上去。



2010年8月29日 18:48:53

海边荒地，一到周末就是航模爱好者的天下。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简单生活，简单爱 2010-9-2

对孩子来说，快乐是简单的；长大后，简单是快乐的 ——网络段子

摄影史上有很多大师都只用一支镜头，譬如大家知道的布勒松就一直在使用50mm的标准镜头。一机一镜最大的作用是能在长期使用中培养起一种被人们称为镜头感的东西。有了这个“感觉”以后，基本上往那一站就能知道举起相机后能拍进来的范围有多大，在你常用的光圈下景深有多大……

原来用变焦镜头，对这个“镜头感”还没有多少感觉，用惯了定焦后才知道它有多重要，重要到足以改变你的思维方式和拍摄风格。

经常给我们拍照的曾伯伯，是位很牛的纪实摄影师，但看到他拍照的状态你很难与他的身份联系起来——他90%的照片都不是把相机举在眼前拍摄的，而是正与你聊着天，或者突然做个鬼脸，把手往某个位置一伸，咔咔咔……剩下的就是回去从一组高速连拍里面选表情了。因为他永远是把那支12-24的镜头当作12mm的定焦镜头来用，大概的构图早在决定把手伸到哪个位置时心中就已有定论了。

耳濡目染久了，我也开始学会了使用盲拍。不过对于像我这样总是使用最大光圈，而且还不是广角的人来说，那份“镜头感”所能起到的作用实在有限，只能确定大致所能拍摄到的范围而已。曾伯伯用盲拍是为了不引人注意，得到更自然的表情，而我更看重的则是盲拍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你能把握大致的景别和现场的光

线，但却无法掌控具体的构图。你所需要做的只是通过LCD回放，然后Delete掉其中的垃圾。

摄影因此而简单。

宝贝，世界上的很多事情也都是这样：想得太多反而难成大器，机关算尽太聪明嘛，倒是简单的心更能寻找到幸福。至少，跟那些快奔四了还在挑挑拣拣的剩男剩女比起来，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福的——虽然跟你妈妈结婚时我们什么都没有，除了爱。

因为工作关系，我也见惯了形形色色的悲欢离合，但真正让人久久不能忘怀的还是爱，纯粹而干净的爱。

最纯粹的爱往往出现在挚爱的亲人之间，即使是黑色悲剧也难掩它的光芒。譬如前几天，在你一直想去潜水看珊瑚的菲律宾，一群香港游客被一个坏蛋给劫持了，有8个人死在坏蛋和无能的警察枪口下。其中，有一个人是在坏蛋开枪时用身体为自己的妻子和女儿挡住了罪恶的子弹。再譬如，就在我们生活的城市，有一个货车司机，把因生活所迫留在老家的儿子接来过暑假，但同样因为生活所迫，他只能是每天带着孩子四处拉货。有一天，在一个长长的下坡路上，刹车失灵了，他连续撞了两台车都没能停下来，货车直直地对立立交桥冲去……在最后一刹那，他猛打了一把方向，让原本正对着桥墩的副驾驶位偏离开来——他用自己的重伤，换来了儿子的毫发无损。

晚上，在小区散步时，我把这两个故事讲给你听，希望你能理解父爱之伟大。但你却不停地扭来扭去，“爸爸，你看我走的格子步漂亮不？”

我哑然，继而释然。

或许你是对的，玩得开心就好了，感情更多是出自本能，想那么多干吗？如果那两个父亲也想那么多的话，恐怕直到悲剧发生都还没想清楚吧。

最纯粹的爱也往往出现在最简单的细节之中。譬如你妈妈说当初跟我在一起就是因为一个连我自己都不知道的细节——每次过马路我都走在她左边。譬如，昨天下班时你妈妈还打电话给我，说她又饿又气，心情很不好，可当我回到家时她却又变得满脸掩不住的幸福，因为你主动提出要做菜给她吃，“炒个饼干好不好？”

嗯，记得张爱玲说过：人生最大的幸福，是发现自己爱的人正好也爱着自己。



宝贝，身为凡人，我无力为你提供奢华的生活；即使有钱，我们也不愿你在温室里长大。作为父亲，我能做的就是当你一点一点认识到这个社会的真实残酷时，用心呵护你胸中的火苗不受侵袭、不致熄灭。

在其间，燃烧的当是对生活的热情，还有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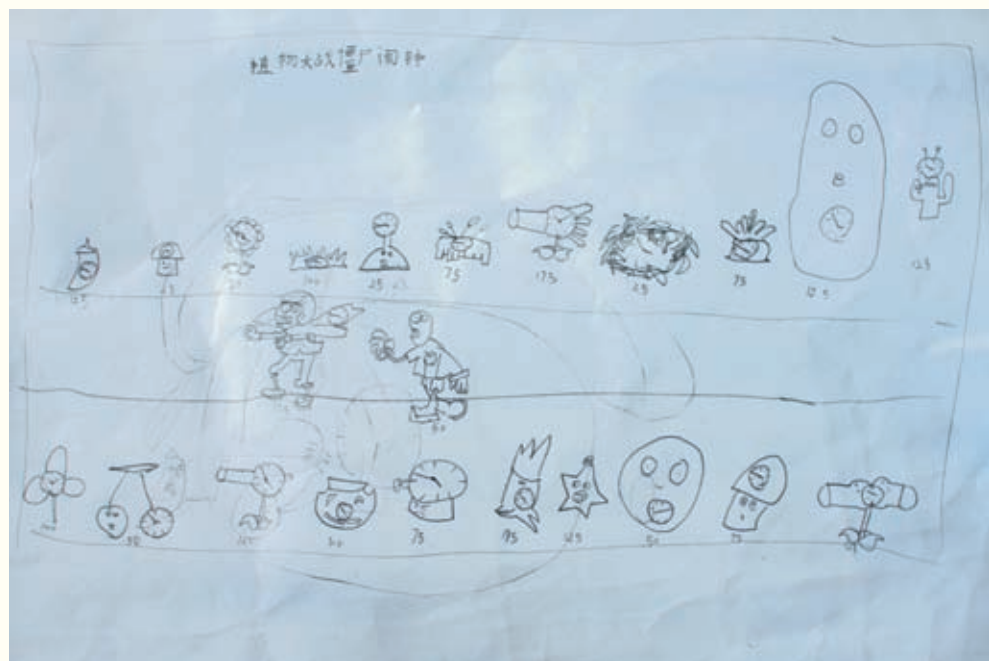
还记得曾伯伯借给你看的那本讲猫鼬的画册吗？对猫鼬来说，非洲草原是残酷的，有狼、蛇、豺狗，还有豹子，但它们有爱，有阳光，有相互依偎、互相瞭望照应，所以才有那么多幸福的照片汇成一本书。

简单生活，简单爱，是我们在这个现实世界中寻找幸福的唯一法宝。



2010年9月05日 18:34:36

大沙河公园，羽毛球已经开始打得有模有样了。



2010年9月10日 19:56:49

美术课，老师出了个《钟表》的题目，Kevin就画成了这样。这算是工业设计稿么？



2010年9月11日 20:26:04

就连买书皮，挑的都是这款植物大战僵尸。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斗法 2010-10-10

宝贝，虽然自从三聚氰胺事件后，我就坚持只让你喝本地出产的纸盒装鲜牛奶。但对一个孩子来说，酸奶的诱惑肯定比那索然无味的纯牛奶要大许多。所以，这道禁令就像国际制裁一样，表面上看起来贯彻“到底”，但“被制裁”的一方总能想办法得到自己想要的。

“你自己都那么喜欢喝酸奶，还不准儿子喝？”LP同志还在利益集团的“游说”下向我发起攻击。

嗯，我知道……对于“领导者”来说，最痛苦的打击莫过于自己苦心经营的“完美秩序”往往会被现实证明是不合时宜的。

所以，要想尽一切办法“维稳”。

今天晚饭时，你又连眼皮都不往炒西兰花的盘子里瞟一下——你酷爱吃花菜，但却对西兰花一点都不“感冒”。见此情景，我“怒火中烧”——身为一坨父亲，怎么能让你挑食呢？不行，我一定要履行起自己的职责，培养出一个十全十美的好儿子，为祖国现代化建设提供木材……（以下省略一万字）

“西兰花比花菜好吃多了，又有营养”，我开始正面出击。

“不要，你不是说我营养过剩要减肥吗？”

“@# ¥%&*.....&*”

“那你喜欢喝酸奶还是纯牛奶？”见此路不通我便开始另辟蹊径，悄然布局，并暗中洋洋得意：“小样，跟我玩？看我连环套不套死你。”

你果然上当了，“肯定是酸奶啦”。

“那西兰花跟花菜的关系就像酸奶跟牛奶一样的，又有营养又好吃，你既然喜欢喝酸奶就应该爱吃西兰花才对啊。”

你站起来，转身，“啪”地打开冰箱，“你也承认酸奶比纯牛奶又好喝又有营养了。”





2010 年10 月23 日 21:51:45

剪指甲。



谁的心遗落在波希米亚 2010-10-24

宝贝，很久以前，我曾酝酿给报纸写一个关于美术史的专栏。在其中一篇里，我是这么开头的：

为什么我的命运如此多舛？为什么我的人生泡在与生俱来的诅咒里？

三十岁的Edvard•Munch在这种摆脱不掉的精神煎熬里拿起了画刀。画刀挥洒出流动的曲线，鲜艳的红、黄、蓝在画布上如火焰般燃烧，阴郁而幽悒地燃烧。

这幅画的名字叫《呐喊》。

画里的人无眉无发、眼珠黄黑、张大了嘴，却又似乎什么声音也发不出来。Edvard•Munch 在血色的天空上徐徐写下：“只有一个疯子才能画出这样的画”。

人们说，这是表现主义的先驱之作，但Edvard•Munch不这么认为。他终生不接受任何主义和教条，只是在用灵魂作画，画出自己“心里的地狱”。

是的，心里的地狱。伸向海湾深处的栈桥，黄昏的霞光，在常人心中应当是如佛手般能够抚平一切的宁静吧，但那个孤怆的背影却“在恐怖中颤栗起来，我似乎感到自然中的一声巨大的震天的呼号。”

5岁丧母；14岁时姐姐又死于肺结核；27岁父亲去世；紧接着，最亲的妹妹精神分裂，五兄弟中唯一结过婚的哥哥也在婚后几个月后逝去。在一连串的打击

下，Edvard•Munch 通过他的老师克里斯丁•克罗格认识了奥斯陆的波希米亚人，还加入了以“写下你的生活”为宗旨的波希米亚画会。

波希米亚人放荡而激进的生活，与有夫之妇时冷时热持续了六年的初恋吞噬着他所有的激情。画笔颤抖，绘出生命、爱情和死亡，橘红、钴蓝和土黄全都被褐黑抹成妖兽般扭动的曲线，面对海边蛇卷般的天空，呐喊……

弗洛依德认为梦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舒缓紧张，Edvard•Munch 能在这种波希米亚式的放荡里寻找到灵魂的慰藉吗？

几年过去再拿出来看，我悲哀地发现：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文字了——当年的灵气和激情早已沉沦在无边无际的写稿改稿里，沉沦在毫无尽头的件件琐事里。

一位前同事曾跟我说：“年轻时总会幻想着干一番大事业，等过了三十，被鸟笼一次次撞得头破血流后就会安心呆在笼子里了”。当年听到这句话时，我很不以为然，如今……我觉得自己就像《闪灵》里那个作家，在幽闭、无生气、缺乏灵感的环境中，接近疯狂。当一天只是另一天的复印件时，你想充满希望，你想让自己满脸微笑，都不知道源泉从哪里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力拒失落，也更加努力地去绝望。

苏轼说：“存亡见惯全无泪”。人与人、利与益之间的关系依然如宗教般操纵着我们的生活，无以寄轮回。只是，漠漠长夜，面对月影里涌动的云，在楼顶，在海边，你会向着天空大吼一声吗？

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自我安慰。

Edvard•Munch 在画架前来回踱步向神祈祷，专心往木版上刻着《呐喊》，一刀，又一刀。

1908 年，Edvard•Munch 终于跟他妹妹一样精神分裂了。治愈后，他的创作进入了美术史上所称的“第二时期”，画风宁静而明亮，找不到哪怕一丝的焦虑与痛苦。

他的心，已经遗落在波希米亚。

我也一样。在历经种种之后，扔却国事天下事，专心理首家事之间去寻找生活最单纯最本质的快乐。就像詹妮弗•安妮斯顿说的：“人生是一条起伏的波形线，你唯一能做的就是让自己保持韧度和弹性”。

当然，除了多发几篇新闻之外，这天下之事，我想操心也操不上。

芸芸众生，如我之人不在少数。《呐喊》问世一百年后，面对机器般的打工生活，有人就用小刀在厕所的门板上刻下了“一早起床，两腿齐飞，三洋打工，四海为家，五点下班，六步晕眩，七滴眼泪，八把鼻涕，九（久）做下去，十（实）会死亡”的顺口溜。为了显得有深度，应Boss要求，我在稿子里引用所谓专家的话，管这叫“打工文学的雏形”、“打工者的自我救赎”。

真扯淡！

孩子，现在的你可能还看不懂我所说的，但我相信，你今后肯定也会遇到同样的困惑。希望十几二十年后再读起这些文字时，你能有所感想，有所启发；知道你的爸爸也曾年轻过，思考过，并不是只会跟你抢零食吃。

最后，忘了告诉你了：那幅画的命运也如Edvard·Munch一样舛错——十年内两次被盗，至今不知所踪，据说已经被盗贼为消灭证据而焚毁。

幸好，那是版画，一共印了4幅。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你的人生也是我的人生 2010-10-24

“我不需要目标，这是我的人生，不是你的人生。”我承认，当这句话连哭带咧从你口中蹦出来时，真把我给震呆了。

这是一个六岁孩子说的话么？

当时，我们正在公园练跳绳，你突破往日的最高纪录，一次连续跳了20下，然后，在被屡次要求再创新高而不得时，爆发了。

孩子总是这样在不知不觉中长大。早上出门时，叫你跟奶奶拜拜，你还是把屁股撅起来，像摇摇狗般晃了几晃，“我用屁股代替手，不行么？”到了下午，就说出了这么有哲理的话。

宝贝，在婴儿时期，你对这个世界的认知都来源于我们，我和妈妈控制着你的成长：该看什么，不该看什么，哪些习惯要纠正，就像《楚门的世界》一样。现在，你有了书籍网络，有了朋友同学，你对信息的接受已经不再完全依赖于我们。所以，我们已无法准确预知你的小脑袋到底在想些什么。我们已经失去了对你的绝对控制，并且还将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彻底失去，只能靠一线亲情来牵着你。

你长大了。有些欣慰，有些心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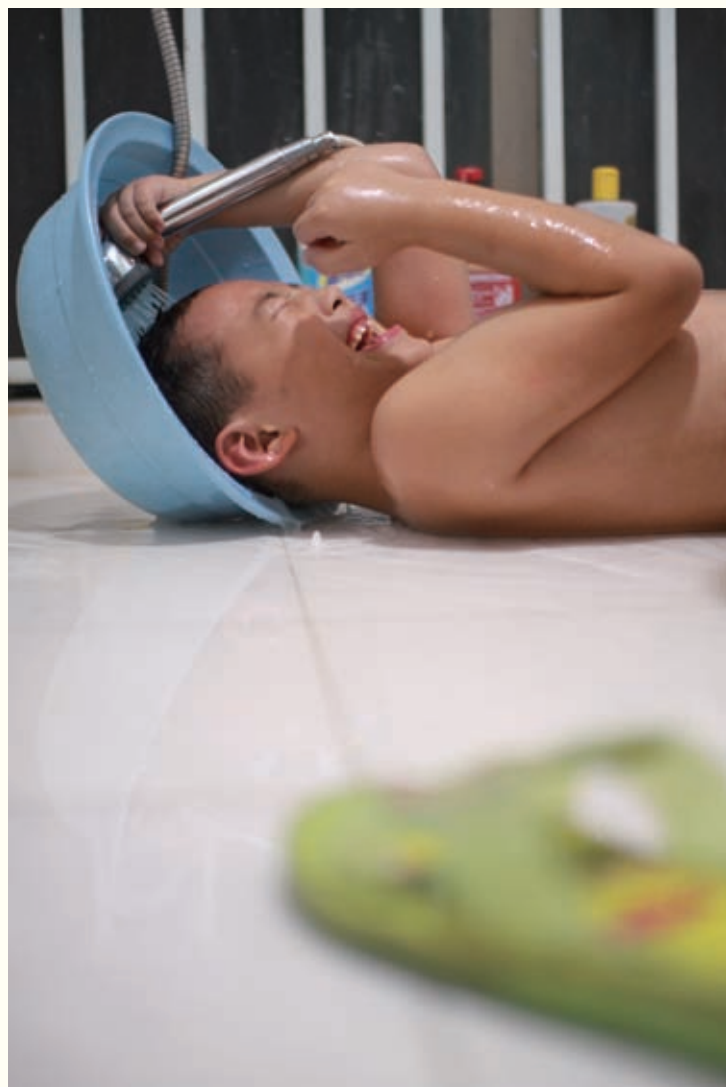
晚上，你突然问我，“抽象画是什么？”在解释了半天之后，你动笔了，把怪物身子、动物腿再加花朵做的头拼凑在一起。画完后，你扬着头，得意地把画纸拍到奶奶面前，“知道什么叫抽象画不？就是什么都不像的画”。

哈哈。

怎么会突然想起来玩抽象，而不是画怪兽呢？后来，我才知道，你是在看那套叫《爆笑校园》的漫画书，有一章是老师布置画抽象画，里面的呆头就画了幅拿鞭子抽大象的图。

以后的日子，这样的场景应该会越来越少吧。所以，我要尽我所能把它们都记录下来。因为，这不仅是你的人生，也是我的人生。





2010年10月28日 21:12:25

“这是我发明的洗澡新方法，可以泡掉头皮屑！”



2010 年10 月28 日 22:44:16

然后……就感冒了。睡着了又被鼻子堵醒。



2010年10月29日 21:32:27

天气一冷就偷懒不洗澡，改泡脚了。



打群架 2010-11-1

“今天在学校里有没有什么有趣的事啊？”中午放学时，我尽量和蔼地问你。

“没有”，你把头摇得像洗发水广告一样：“这是平凡的一天”。

可后来到了车上，你却告诉我：你跟高年级的学生打群架了，起因是人家占着跑道闲逛不让你跑。让我没想到的是，素来胆小的你不仅成了那“一小撮骨干分子”，还在下一节课下课时带领全班的男同学去堵人家教室的门。更令我意外的是，你说这件事的口气就好像早餐吃了三个包子般平常。

“你觉得这样对吗？”我边开车边用余光瞟你。“怎么不对啊？”你的情绪终于开始激动起来，“我叫他们让开，他们就骂我啊”。

“你怎么不管管你儿子啊，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后来回到家，LP同志抱怨说。

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按照常理，我应当义正词严地告诉你，打架是不对的，尤其打群架是绝对不可以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可是，后来我却发现：会哭的孩子有奶吃，泼辣的人不容易吃亏。

我该把你培养成哪一种人呢？

柏杨说：“中国人的美德多得很，可惜都在书上”。我们都是看着书长大的，所以后来都撞得头破血流。谁没有经历过那种撕心裂肺的世界观重组啊？更惨的是，当日子“嗖”一下过去后，再回首，除了拜老家民风彪悍之福在操场看过几次上百人对砍的场面外，那些青春小说里的情节似乎都在我身上还没有开始就结束了。就连你妈妈都说：“咱们感情还是挺好的，就是平淡了点，感觉还没恋爱就结婚了”。

坏孩子比较有青春。

可是，很多事情发生在别人身上是幽默，摊在自己头上就叫“杯具”了。在剧烈动荡的青春期，成长本来就是走钢丝，好坏都在一念之间，就连我这样的好孩子，当初都让爷爷奶奶担心不已，你哪天真成了所谓的“坏孩子”，还不把我和你妈妈给急死。

所以，我们还是自私地希望你能按照“正确”的轨道前行，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事。答应我，就算有所偏离，阈值也不要太大，好吗，宝贝？



2010 年11 月6 日 12:42:14

地下车库。“咱态度比明星面对狗仔队好多了”，Kevin 说。



2010 年11 月16 日 21:40:35

还记得三个月前Kevin 在国恩寺许下的愿望么？



2010年11月17日 20:23:54

七岁了。

去年生日，Kevin 许下的愿望是“每天能看一百集数码宝贝”。今天，Kevin 的愿望是……“不告诉你，我要写到密码日记本里”。



The Love Letter for Kevin



一代，一轮回 2010-11-15

中午回家，车已经开出快一公里了，你还在那儿捣腾安全带。我忍不住低头看了一眼，然后，就听到前面“嘭”的一声。P挡、下车、道歉、倒车、扯皮……而你却一直在那儿玩游戏，仿佛什么都没发生。

宝贝，虽然平时你这平静而专注的样子能让我内心宁静，但这一刻你还这样，我很窝火。所以，后来你忍不住在电梯间的垃圾桶里尿尿时，我也忍不住狠狠的K了你一顿，一直K到你的眼睛变成红色，紧紧抿着嘴唇，瞪我。

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两个都很窝火。

但儿子和父亲的区别就是：如今你还在生闷气，而我已开始反省自己。

我承认，今天对你发脾气，很大程度是因为自己心情不好——一天还没过完，手上的稿子就被毙了四条，呆会去审片时还要准备承受Boss们质疑新闻为什么不好看的怒火。

我承认，爱的表达也需要培养，或许是我们在这一点上教你还教得不够好。

我承认，很多次吵架都是因为我们总在不自觉地用那个完美的、不可能达到的童年来要求你。你知道，人总是将下一代当作自己生命的延续，希望他能达到自己无法企及的高度，弥补自我的诸多缺憾。虽然明知不可能。但是也请你理解：每一

代人可不都是这么过来的么？

宝贝，人生路上走一遭，你是第一次当孩子，我是第一次做父亲，朝夕相处，磕磕碰碰总是难免。还好，爱是最伟大的黏合剂，始终让我们彼此亲近。要知道，幸福是个异常宽泛的概念，却又由种种难以言说的小细节所组成。苦亦是它，乐亦是它。

马上，你就七岁了。这七年，我很快乐，你妈妈也很快乐。以后，你也会通过这些文字和照片回忆起我们的幸福，虽然其间也有些许不如意的时刻——像今天中午这样。但你知道，有一种粗俗的说法叫“屁股决定脑袋”，等你做了父亲，应该也会这样吧。

一代一轮回，每一代人都自觉比上一代所想象的要复杂，每一代人又都会不自觉地踏入上一代趟过的河流。

按照赫尔岑老师的说法，书是这一代对另一代人精神上的遗言，是准备去休息的哨兵向前来代替他的岗位的哨兵的命令。你的人生才刚刚开始，但我已经做过一次孩子了。所以，几年下来，唧唧歪歪就写了这么多。

哪怕明知你讨厌啰嗦。

孩子，据我观察，在两个人的感情中，大肆宣扬的总是投入更多的那一个，并总是越觉得付出跟收获不成正比就越大声。这就是为什么每天都有那么多人说自己多么疼孩子，却羞于承认爱父母的原因。

不管怎么样，等长大了，希望能收到你的回信，好吗？宝贝。

顺祝生日快乐！



我们的家。Kevin 在黑板上用不到一分钟时间画出来的。

这是一个资讯泛滥的时代，鼠标一点，我们可以看到所谓的摄影大师在西藏猎奇、棚拍美女，在津津乐道阿尔帕、Leica，在用大暗角后期做出失去真实的视觉烂片；也可以看到Magnum、VII 颗粒粗糙的黑白影像。在这繁杂的风格、技法中找出一个通用的标准并不容易。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个实验。摄影技术已经存在快两百年了，期间涌现了无数的大师，也留下了无数光影、构图无可挑剔的佳作。现在，我们闭上眼睛，看看第一时间会想起哪几幅作品？

《奥美拉伊的死亡》？《燃烧弹下的越南儿童》？还是《胜利之吻》？

再仔细想一想，为什么这几幅照片会最先从我们脑海里跳出来？是因为它们完美的光影和构图吗？肯定不是，是因为它们非常极端地展示了人类的基本情感，对孩子的怜悯、对战争的厌恶，都浓缩在了那一瞬间。

所有能成为经典、能在全世界跨文化传播的照片，都是“狠狠”地抓住了全人类共通的几种基本情感。很幸运，家的温馨、亲人间的爱就是这几种基本情感之一，所以尤金·史密斯的代表作里既有塞班岛的漫天硝烟，也有拍摄自己儿女的《走向天堂之路》。

所以从Kevin 出生时起，我就坚持不懈地把镜头对准他，对准家庭中的每一个人，尽管LP 同志拍一张照片要收我100 块钱，尽管Kevin 以砸相机相威胁要我给他买本超人书才能开拍……

日复一日，我就这样记录着。

我不是第一个这样做的摄影师。早在1975 年，在我爸还没有认识我妈的时候，一个名叫Jeff Radcliffe 的美国人就端起相机拍下了还没有剪断脐带的女儿。伴随着三十多年爱的记录，从襁褓中的婴儿到欢乐童年，从叛逆青春到眼角的



深夜，正在督导本书编辑工作的Kevin。

皱纹，那个名叫艾莉森的女孩如此美丽真实地在镜头前长大了。简单的黑白影像直抵人心，我无法想象当自己的人生就这样被记录下来会是一种怎样的感受——关于我童年的影像早已斑驳发黄。但我深知爱的回忆对于一个家庭有多重要。

我甚至算不上是一个摄影师。在各大摄影论坛里到处硝烟四起的你这里跑焦了，那里高光溢出了，这个镜头不行，那个相机不好，要全幅，要红圈声中，我永远是沉默的潜水者；在摄影师朋友们拉我去参加这个那个摄影比赛时，我总是羞涩地说：“除了儿子，我没有拍过别的作品。”

在我那支30/1.4的镜头前面，只有最细微、最烦琐、最平凡的生活——地毯上的小脚丫、床头的猪八戒面具、得到气球的喜悦、元宵夜的烟火、最甜甜的睡梦、白色桌面上的早餐、窗外射来的一束光……

在我看来，这些不起眼的生活有了一种了不起的幸福力量，这些平淡的日子让我内心寂静、清淡而又饱含浓郁的幸福。我喜欢这种内敛、朴素的生活，就像看岩井俊二的《情书》，平平淡淡，但到最后却忍不住流下泪来。

从看着Kevin降生时的手足无措，到他按照自己的思维与我争论时内心的隐隐惊雷，每一点每一滴都在丰满我的人生。我无法挽住飞逝的时光，所以我要把它留在那块叫做CMOS的电子元件上。我不知道Kevin成年以后是否会喜欢自己的人生像艾莉森一样被记录，但至少等到年岁渐老时，我和LP同志能够在夕阳的余晖里，打开电脑，让屏幕上温润柔和的蓝光照亮我俩的面庞。

这些文字和图片贴到博客上时，面对网友的留言，LP同志总是愤愤不平地对我说：“虚伪！”

的确，文字和图片总是给人以虚幻的想象。其实，Kevin每天都跟任何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一样起床、刷牙、上学放学，我们也一样在为没时间陪孩子和独生子女的自我中心而犯愁。这些文字和照片，只不过是记录这个家庭几年来的琐碎点滴、喜怒哀乐罢了。

我的家，普普通通，与身边的千千万万个家庭一模一样。所以大家看起来似曾相识，若有所触。

仅此，而已。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写给儿子的情书 / 王为著. —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1.1

ISBN 978-7-121-12388-7

I. ①写… II. ①王… III. ①书信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27965 号

写给儿子的情书

作 者：王 为

策划编辑：李 影 liying@phei.com.cn

责任编辑：李 影

印 刷：

装 订：

出版发行：电子工业出版社

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 173 信箱 邮编 100036

开 本：889×1194 1/32 印张：7.375 字数：160 千字

印 次：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29.80 元

凡所购买电子工业出版社图书有缺损问题，请向购买书店调换。若书店售缺，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
联系及邮购电话：（010）88254888。

质量投诉请发邮件至 zltts@phei.com.cn，盗版侵权举报请发邮件至 dbqq@phei.com.cn。

服务热线：（010）88258888。